

周易通義



中 華 書 局







周易通義

李 鏡 池 著

曹 础 基 整 理



中 华 书 局

1981 年 · 北京



周易通义

李镜池 著

曹础基整理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⁵/₈ 印张·96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3,000 册

统一书号: 2018·181 定价: 0.54 元

前言

一、《周易》是一部什么书？

《周易》在战国时期就被看作经典，而且二千多年来，被列居群经之首，读的、注的都很多。但《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是什么人写的？这些问题，似乎仍无定说。

汉儒说是文王之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肯定“文王拘而演《周易》”，可为此说之代表。但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已经指出：“卦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明夷》卦中“箕子之明夷”的故事就是一例。可见说文王作是靠不住的。今人郭沫若又把成书的期限推到战国，其根据是《周易》爻辞中出现了几处“中行”字样，而认为这个“中行”就是春秋时晋国的中行氏荀林父（见郭著《周易的制作年代》）。这完全是出于附会。《复》卦“中行独复”是写商人出门，半路独自归来；“朋亡，得尚于中行”，意即失了朋贝，在中途得到别人的帮助。“中行”都解中途，与中行氏荀林父风马牛不相及。因而以此断为战国时期的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兼之《周易》中的“朋”均指朋贝，用作货币，而在战国时朋贝已不作货币；又如“黄金”，在《周易》解铜箭头，而战国时“黄金”是指货币。由上可知，《周易》必作于文王之后，战国之前。

有人又以《周易》中说到“康侯用锡马蕃庶”（《晋》卦），康侯用成王赐给他的良马来进行蕃殖，因而认为是周初成王时期的著作。这也是脱离《周易》的实际的。我们从卦爻辞中清楚地看到，当时阶级斗争激烈，贵族内部矛盾尖锐，作者同情被排挤的王臣和隐遁

者，怒斥结党营私者为“匪人”，主张列国要和好相处，拥护王室，这些都不似周初成康之世的太平景象。而且书中表现了作者关于对立转化的思想，并为周室的危机表示担忧。这倒与《诗经》中的一些“变雅”在内容、情调上相近。此外，在生产方面说到懂得选用上好材料制弓，农业经验丰富，商业发达；在语言形式上，散文、韵文结合，引用和仿效民歌等，都不是周初的水平，而应是西周末年的著作。

至于《周易》的作者，现有的材料已难论定。但《周易》是一部占筮书却是无容置辩的。古人迷信，遇事狐疑，总喜欢向神请示。殷人用龟卜，周人用占筮。龟卜记录下来就是现存甲骨文的卜辞，占筮记录下来就是筮辞。《周易》是根据旧筮辞编选而成的。而且也采用了占筮参考书的形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的作者就是西周末年的一位筮官。

筮官把占过的事和结果记下来，以便年底复查占验多少。因此，《周易》所记的筮辞，许多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这对于研究西周社会，是一份十分有价值的史料。而且，既然经过了作者的编选，就自然地体现了作者的意图与观点。书名“周易”，正是取周室即将变易的意思。他是为了挽救周室的危亡而编著的。在旧筮辞的基础上，作者还常常加以说明、评论，所以书中又包含了他的政见和哲学思想。因此，《周易》虽然以占筮书的形式出现，但却堪称我国哲学史上的第一本著作。

此外，《周易》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全书基本上是散文，但韵文也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语言简净，有时描写细腻，运用比喻、起兴、衬托等手法，还引用和模仿了民歌。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那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水平。

总之，从社会史料、哲学思想、文学价值三方面看来，这是一笔二千七百余年留下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周易》是讲些什么的？

古代占筮的范围很广，包括祭祀、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灾害等。所以《周易》广泛地记录了西周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周民族从太王迁于岐山，中经武王克商、周公东征，到王室东迁之前这一奴隶社会由极盛而衰落的变化史迹，甚至还保存了文献上罕见的原始社会的遗风。

书中记载了渔猎用弓矢，制弓懂得选用上等材料心木，矢用铜镞；耕田用耒耜；织布有纺车，衣服有黄裳；运输工具是人拉与牛拉的货车和打仗时使用的马车等，都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工具的制造与运用情况。书中少记射鱼，多记狩猎。狩猎先是为了谋生，后是为了练武打仗。田猎又发展为牧畜业，以牛马为主，六畜俱备。农业很早就成为周人经济的主要部门，有四五个农业专卦，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周易》写行旅、商旅的最多，商人不避艰险，东西南北、风雨寒暑，在所不计。起先贩卖牛羊，后来贩卖奴隶；货币起先用朋贝，后来用铜钱；出门起先借住人家，后来有了旅店。这一切都反映了西周生产、经济各个方面的变化发展。

《周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经济，还反映当时的社会斗争。书中常常把小人和大人君子对说。写到统治者有天子、君王、公侯、大人、君子、武人等，被统治者有小人、邑人、刑人、童仆、臣、妾等。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操生杀之权，设有残酷的刑狱。《困》卦就是一个刑狱的专卦。刑罚有打屁股的，有担枷绑在衙门外示众的，有割鼻、断腿、烙额的。监狱叫“幽谷”，外围还种上带刺的植物，打上木桩，重重障碍，防备森严。

压迫必然引起反抗，“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上六》）。贵族发火，人民也反脸；“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讼·九二》）。邑人趁贵族去打官司逃跑了。《讼》、《井》卦都说到邑人不满

反抗，众怒难犯，逼得邑主给调走了。

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写得更多，《比》、《否》、《讼》、《遯》、《萃》等卦均有。一些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贤良；一些人尽瘁事国，反受讥议排挤，甚至被迫投河自杀，或者隐遁不仕。这种局面只有在周室沦亡前夕才会出现。

《周易》还常写到战争：《师》、《同人》写战争的准备、作战情况和军队组织；《离》写对敌警戒与遭受敌人侵袭的战祸；《晋》讲战略战术。其他卦说到战争的还不少。古代战争频繁，作者在对战争的总结中表现了相当丰富的军事知识。讲到伏击战、攻坚战、防御战、进攻战、遭遇战，特别注意警备、联防，主张和平友好，反对侵略等。

十分宝贵的是《周易》里保存了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有对偶婚与劫夺婚。对偶婚的记载尤其详细，曾三记其事：见于《屯》卦的是求婚，见于《睽》卦的是订婚，《贲》卦则全卦记亲迎的过程，全氏族陪新郎到女家去，有坐车的，有徒步的，老的少的，热闹异常。《屯》卦与《蒙》卦写到劫夺婚，被抢的女子悲伤哭泣，男子有时被抗拒，甚至丧了性命。还有《归妹》写姊妹共夫等等，都可以看出古时婚俗。这是研究上古社会风俗不可少的资料。

总之，《周易》作为当时社会的生产、阶级斗争、思想、风俗的反映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剥开其占筮的外衣，就可以从中获得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周易》既然是作者为挽救周室危亡而作的，那么在对旧筮辞的选择、编排、加工上就必然带上作者的主观色彩，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思潮。《诗经·十月之交》里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天翻地覆，这是西周末期社会的现实。《周易》中对立转变的观点正是周室由盛而衰现实的反映。作者用这种观点，组织了三对卦组：《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说明好与坏、得与失、

盛与衰、强与弱、喜与悲都可以互相转化，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二》）。这种思想是由周初的天命无常的历史经验发展来的。作者根据这一经验及认识，作出了判断：周室即将变易，必须挽救！

如何挽救呢？在《临》、《观》、《兑》等卦中，发表了作者对国内外问题的看法，其主张的要点就是：国内实行德治、人治，反对钳制压迫的政策；国外实行和平共悦，反对侵略。但事与愿违，周室终于无可挽救了！

《周易》还有不少关于行为修养和科学知识的论述。《谦》卦里提出了作者新的谦德论，认为谦让必须以明智、勤劳、发奋为前提，不能把谦让与糊涂、懒惰、懦怯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针对贵族君子们虚伪、片面的观点说的。《小过》卦谈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指出不分尊卑上下，错的就要批评，好的就要赞扬。没有错而乱加批评，甚至有意攻击就很坏。此外，《无妄》卦诫人不要胡想妄动；《履》卦讲行为要纯洁，心胸要宽广；《豫》卦讲做事要深思熟虑，不要游移不定等等，都有可取之处。《震》卦谈对雷电的态度，《艮》卦谈卫生之道，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思想。

从上述作者关于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品德修养、科学知识等诸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比孔子早三四百年，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并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确实不愧为我国第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

三、《周易》在形式结构上有些什么特点？

《周易》是一部占筮书，所以在写法上、编排上、体例上有它作为占筮书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是很难把它读懂的。

别的书一般都分一篇篇或一章章，而《周易》却以“卦”为单位。全书共六十四卦，每卦里有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

标题也就是卦名。但原来的卦名可能是卦画。六十四个卦画是八卦演变出来的。八卦的构成当在结绳之后。结绳用来记事，改结绳为书契时，如以“—”代表一大结，以“--”代表两小结，三大结(“三”)为乾，六小结(“三”)为坤。卦画时期，人类已经懂得对自然界作分类：“三”代表关于天文的事，“三”代表关于地理的事，“三”为雷，“三”为风，“三”为水，“三”为火，“三”为山，“三”为泽。用的是象征表示法。八卦自迭或互迭又构成六十四卦。到了文字创立时，这种象征意义的标志已经不合用，不能代表语言，几于废弃。于是占筮者把它捡起来，用以标记著筮之数。但卦画只是一种符号，不好称谓，故根据卦爻辞加上标题作为卦名，“三”叫乾，“三”叫坤，“三”叫震，“三”叫巽，“三”叫坎，“三”叫离，“三”叫艮，“三”叫兑。这八卦自选原画，互迭则另立名称。

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画都有六行，每一行叫一爻。每一爻没有名称说起来也很不便。所以大概到了汉朝人编《易传》时，就根据每一爻的位置、性质，安上个“初九”、“六四”之类的称呼。其中“—”属阳性，称“九”；“--”为阴性，称“六”。卦画由下而上排列，第一爻称“初”，第六爻称“上”，其余依次称二、三、四、五。这些卦画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卦爻辞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一些符号，和抽签的号码差不多，是为占筮时揲著数策而设的。

标题则属于卦爻辞范围。它有时总括全卦的内容；有时选取卦爻辞中的多见词作形式联系；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有些标题是多义词，它不同的意义与卦爻辞中所说的内容也是相应的，而且在卦辞中往往说明其中的一义。还有些组卦，两卦标题的意义相对。除此之外，有“艮”等卦没有标题，那是由于标题与卦辞开头重复了，所以省去。

各卦的内容，除了几个对立组卦要两卦合看和一些散杂之卦、事类不一者外，大多数卦都是有中心的，一卦说一类事，如《小畜》、

《大畜》、《大有》、《颐》、《蒙》等为农业卦；《需》、《睽》、《丰》、《复》、《明夷》、《旅》、《蹇》等为行旅、商旅卦，《师》、《同人》、《离》、《晋》是战争卦，《贲》、《归妹》是婚姻卦。当然其中亦有附载一些别类事的。

从形式上看，《易》文分卦辞、爻辞两类。卦辞在初爻之前，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也有几个卦内容较多，从卦辞写起，与爻辞连续的。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分为六爻，不少是根据内容按先后层次安排的。

从性质上看，《易》文又可分为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结果的记录。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非筮辞在全书中分量较少，但作为表现作者的思想、主张是主要的。如《临》、《观》、《兑》等卦，卦中大都是他的理论。《师》、《比》、《否》等卦中也插入不少。这是了解作者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重要依据。

筮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中又分为三种：一是贞事辞。古代认识水平低下，人们对许多事情不理解，不能自行决定，于是通过占筮请示神灵。占筮后把请示的事记下来，作为后来的参考。这些所记的事，就是贞事辞，它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二是贞兆辞。这是占筮时所得神灵兆示的记录，如吉、凶之类。贞兆辞有时与贞事辞相连，有时是不相连的，甚至有时只有贞兆辞而没有贞事辞，这是因为在旧筮辞中，占筮者只记下了贞兆，而作者也连同有关的记录编进了《易》文。还有一些是作者利用贞兆辞的形式来判断、说明事理的。这些在我们读《周易》时都必须首先注意。三是象占辞。古代迷信的花样很多，除了龟卜、筮占之外，还有星占、梦占、五行占等。《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列举了六种占术书，就表明了这一点。但迷信终归不是科学，许多时候是不灵的（如果我们把那些偶然的遇合说成是“灵”的话），所以古人对每一种占都不尽相信，往往两三种占术参用。如做了恶梦，是一种不良的预兆，但不大相信果真如此，于是再去求占。占筮者把他问的

恶梦也记下来，这就是象占辞。星占、蛇孽之占、鸟占及关于从自然界、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异常现象中得到的兆示的记录都属于象占辞。

掌握了《周易》作为占筮书的以上特点，我们就不至于把它看成是玄之又玄的谜书了。

四、《周易》的解说和研究

我们翻开《左传》就清楚看到，《周易》在春秋时代是作为占书而流行的。晋人从魏襄王墓发现的几十车书中，就有《周易》，而且还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均见《晋书·束皙传》）。这是春秋战国讲八卦的卦象、卦德的汇编。《师春》一篇，“纯集《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序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可见战国时《周易》不仅流行，而且有仿作，有研究资料。从《左传》及这些佚书看来，那时人们主要是从卦象、卦德去利用和理解《周易》的。

但是也有例外，如孔子，虽然承认《周易》是占筮书，却又把“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当作行为修养之辞，讲人要有恒心和毅力。其实原文是写古代社会狩猎生活。德与得通，羞是馐的本字。二句意谓：打猎不能常获禽兽，别人送来了美味的食品。这是原始社会的遗风，猎得者把最好的送给没猎到的人。孔子根本不懂，而开了以己意解说《周易》的先河。

到了秦汉，出现了伪托孔子作的《易传》七种十篇，称为“十翼”：《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序卦》。《彖》和《象》大传主要是宣扬以神道设教，讲的全是儒家的政治、伦理、行为思想修养的理论。这可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生们私相传授之作，是打着说《易》的牌子，暗地里批评始皇严刑峻法、专制虐民的。《象》小传继《象》大传而作，时已在汉

初，提倡爻位说，把每卦六爻中的第五爻定为君位，馀为臣位。第四爻近第五爻，这是臣逼君；上爻在君位之上，所以都坏。二爻是下卦之中间一爻，凡中位都好。不管爻辞说些什么，就按这个框框去凑说。这种爻位说完全是为了鼓吹封建等级秩序，尊奉君权而作的。在《易传》中以此为最下劣。《说卦》收录了汉初经师关于八卦的卦象、卦德说；《文言》收录了关于乾坤二卦的异说；再加上《系辞》，这三种《传》可说是汉初《易》说的丛抄。《汉书·艺文志》载《易》书有十三家近三百篇，均已失传，多为这几种丛抄所收录。

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说《易》的主要有两派：一是爻位说，根源于小《象》；一是卦象、卦德说，继承了《说卦》。但都不符合《周易》原义，只不过是借这部古老的《周易》进行他们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吧了。如魏晋时王弼的《易》注，依《象传》而渗入玄学色彩；宋儒解《易》加上道学说成了新儒学；到了明清的黄道周、焦循等亦皆沿习旧说。焦氏“《易》学三书”，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而其实割裂文义、支离破碎，不可卒读。对《易传》怀疑、非议也是有的：宋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指出《系辞》繁衍丛杂，胜而乖戾；清崔述认为《文言》非孔子所为，并指出其中抄袭改窜而实不通的。但总的说来，二千余年能超脱《易传》而立新说，还《周易》本来面目的未见一人。

现代对《周易》的研究，比之古代是有很大进步的。以郭沫若为代表，开始了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周易》，他所写《周易的社会背景与精神生活》一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摘引若干卦爻辞，以分析古代社会，颇著成绩。与郭氏一样能注意社会条件与社会意义进行研究的还有闻一多，他著有《周易义证类纂》。由于作者既“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治《易》，又精于训诂，虽只解九十事，而精义颇多，且较郭氏为详。高亨所著《周易古经今注》，在文字训诂上，费了不少工夫。他继承了清儒朴学家的传统而又能

超脱了“象数”、“义理”的拘束，因而在辞语训诂上取得较好成绩。

但是，在今人的研究中，由于不明《周易》的组织体例，所以往往未能统观全书，从整体加以解说，而普遍存在寻章摘句、望文生义、孤立零星地进行注释分析的毛病。有时在解不通、感到前后矛盾的地方，则随意改易原文。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而尤为严重的是，在相当一部分的著述中，盲从《易传》，甚至把经与传混为一谈，再以马列主义辞句加以附会、敷衍，把《周易》经文说成有什么“观物取象”、“万物交感”等观念，从经文记述的具体事实中找出它的“抽象原理”来。这些都是几千年《易传》旧观念的翻新。

因此，今天我们研究《周易》，首先要把经与传分开。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时代的作品，不能混为一谈。《易传》之作，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阐发作者的思想主张，是适应秦汉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对经文的解释而言，是没有多少可取的。但自汉儒传经以来，历来抱着《易传》不放，以传解经，以传代经，所以无法还经文的本来面目。

其次要明白《周易》的组织体例。因为《周易》的原始材料是旧有的筮辞，一事一占，本来是孤立的，不是相联系的。经作者编排组织之后，成为有系统的书。但这种系统不是汉人的爻位说，而是我们上面说的各卦的内部组织，卦画、标题、卦辞、爻辞的特点及互相间的关系，以及贞事辞、贞兆辞、象占辞与非筮辞的区别、联系。不了解作为占筮参考书的这些特点去读《周易》，就如堕五里雾中，或跟随旧注，只看卦名，望文生训。

读《周易》还有一个基本点，就是要明了《周易》所反映的时代以及它所产生的时代，然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其中所记述的材料、所表述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去理解和分析。在这方面，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我们打开《周易》奥妙之门的一把钥匙。现代所发现的一些少数原始民

族的社会资料是理解旧筮辞的重要参考。

《周易通义》就是本着以上三项原则进行写作的。书中难免还有不成熟的看法和谬误的地方,祈望读者指正。

目 录

(上经)

䷀乾(卦一).....	1	䷥豫(卦十六).....	35
䷁坤(卦二).....	5	䷐随(卦十七).....	36
䷃屯(卦三).....	8	䷌蛊(卦十八).....	38
䷄蒙(卦四).....	11	䷒临(卦十九).....	40
䷄需(卦五).....	13	䷓观(卦二十).....	41
䷅讼(卦六).....	15	䷔噬嗑(卦二十一).....	43
䷆师(卦七).....	17	䷌贲(卦二十二).....	45
䷇比(卦八).....	19	䷖剥(卦二十三).....	47
䷌小畜(卦九).....	21	䷗复(卦二十四).....	49
䷉履(卦十).....	23	䷘无妄(卦二十五).....	50
䷊泰(卦十一).....	25	䷌大畜(卦二十六).....	52
䷋否(卦十二).....	27	䷔颐(卦二十七).....	54
䷌同人(卦十三).....	29	䷛大过(卦二十八).....	56
䷍大有(卦十四).....	31	䷜坎(卦二十九).....	57
䷎谦(卦十五).....	33	䷝离(卦三十).....	60

(下经)

䷞咸(卦三十一).....	63	䷡大壮(卦三十四).....	67
䷟恒(卦三十二).....	64	䷢晋(卦三十五).....	69
䷢遯(卦三十三).....	65	䷣明夷(卦三十六).....	71

䷤家人(卦三十七).....	73	䷲震(卦五十一).....	100
䷥睽(卦三十八).....	75	䷴艮(卦五十二).....	103
䷧蹇(卦三十九).....	77	䷴渐(卦五十三).....	105
䷧解(卦四十).....	79	䷵归妹(卦五十四).....	107
䷨损(卦四十一).....	81	䷶丰(卦五十五).....	109
䷩益(卦四十二).....	83	䷷旅(卦五十六).....	111
䷪夬(卦四十三).....	85	䷶巽(卦五十七).....	113
䷫姤(卦四十四).....	87	䷴兑(卦五十八).....	115
䷬萃(卦四十五).....	89	䷺涣(卦五十九).....	116
䷭升(卦四十六).....	91	䷻节(卦六十).....	118
䷮困(卦四十七).....	92	䷺中孚(卦六十一).....	120
䷯井(卦四十八).....	95	䷽小过(卦六十二).....	122
䷰革(卦四十九).....	97	䷾既济(卦六十三).....	124
䷱鼎(卦五十).....	99	䷿未济(卦六十四).....	126

上 经

乾(卦一)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

乾：闻一多认为本当为幹^①，论证精确。《说文》乾之籀文作𪚩，从𠂔，古星字。疑乾即北斗星名之专字。乾和幹并从𠂔声。幹者，转之类名。古人想象天随斗转，以北斗为天之枢纽。因此北斗亦可曰幹，或谓之“旋机”。《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机)玉衡以齐七政。”古人又以为北斗星是天之纲维所系。《楚辞·天问》：“幹维焉系？”《淮南子·天文训》：“天维绝矣。”幹维即天维。古代天文家还说天庭在昆仑山上，北斗当中国的西北隅。故《说卦》有“乾，西北之卦也”的说法。总之，乾、幹都指北斗星。北斗星是天的枢纽，象征天体。《周易》每卦在卦辞前有一个标题，不连下文读。只有几个卦为了省文，不独立标题，如《同人》、《否》、《艮》等是。乾是本卦标题。卦爻辞主要谈天，从内容标题。

元亨、利贞：这是两个贞兆辞。《周易》著筮，和殷人龟卜的卜辞一样，有一套标志吉凶休咎的专门术语。卜辞有吉、大吉、弘吉、亡咎、亡戕(灾)、亡戾、弗悔等；《周易》有吉、大吉、亨、元亨、光亨、小亨、利贞、无咎、无悔、悔、吝、厉、悔亡、凶等。元亨约同于大吉。元，大也。亨，通也。利贞，利于贞问，即吉。《说文》：“贞，卜问也。”卜辞、《周易》的“贞”都训贞卜、卜问。这里的“元亨”、“利贞”表明是两个吉占。

^① 见《周易义证类纂》，下引闻一多说，皆本此。

初九 潜龙。勿用。

初九：意指本卦第一爻，属阳性。组成卦画的基本符号“—”与“--”称作爻。“—”表示阳性，“--”表示阴性。《易传》把阳性称作九，阴性称作六。卦画由六个爻组成，从下而上排列为第一至第六。第一用“初”表示，第六用“上”表示，其余用二、三、四、五表示。乾卦的第一爻是“—”，故称初九。其余类推。

潜龙：龙，龙星。《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潜龙即秋分的龙星。

勿用：不利。

这是星占而又用著筮，参验以定吉凶。潜龙是星占，勿用是著筮辞。古人往往用不同的占术合参。《左传》、《国语》都记录了一些《易》筮。其中有《易》筮和龟卜并用的，有梦占而又《易》筮的。《周易》中有星占、梦占、鸟占、蛇占、谣占等，取象占和著筮参验之意。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意指本卦第二爻，属阳性。

田：天田，龙星左角的一个星。《汉书·郊祀志》张晏注：“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农祥就是农星，和农业有关。

大人：有位者之称，这里指贵族。

龙星在天田星那里出现，对贵族有利。这是星占。龙星出现，对大人有利有不利：初九潜龙、上九亢龙，不利；九二在田、九五在天，利。这是一种天人感应思想的表现，认为人的行为反映到天地神灵，天地神灵给人以象示，然后人根据这些“象”来占，从中得到启示，以避凶趋吉，改邪归正。本卦不但有天启，也有人事。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意指本卦第三爻，属阳性。

君子：在位者，即指贵族。

乾乾：闻一多谓当读为悵悵。悵，忧貌。《诗·泽陂》：“中心悵悵。”毛氏传：“悵悵，犹悵悵也。”悵悵就是忧愁的样子。

夕：夜。

惕：警惕。

若：助词，犹“然”。

厉：危险。

无咎：没有什么不好。

贵族整天忧愁戒惧，夜里也要提防警惕，情况是严重的。但最后转危为安，没问题。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意指本卦第四爻，属阳性。

或：有人，这里指贵族。《周易》凡说“或”，多指大人君子。如：“或从王事，无成”（《讼·六三》）。“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讼·上九》）。“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益·上九》）。这些说的是贵族的腐败无能、内讧激烈的现象。不说君子而说“或”，因有所讳饰，不便说。因为这些都是很不光彩的事。

跃在渊：跳进深渊，投河自杀。

无咎：是贞兆辞，也是说明语。他如上爻“厉，无咎。”有转危为安的意思。《萃·九五》：“萃有位。无咎”。言劳悴于位，没有过错。《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说被雷震死者无罪。都表明作者对事物的态度。作者处于贵族激烈的斗争中，他是同情那些被排挤、被迫害者方面的。这里用“无咎”，说明投河者自身无罪，是被人迫死的。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意指本卦第五爻，属阳性。

飞龙在天：指龙星“春分而登天”。

上九 亢龙。有悔。

上九：意指本卦第六爻，属阳性。

亢龙：闻一多解为直龙。亢有直义。龙欲曲不欲直。《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即曲龙吉，直龙凶；曲龙是正常的，直龙则反常。甲骨文的龙字也画作卷龙形。

有悔：说明是不吉之占。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每卦本来都只有六爻，但乾卦多一爻“用九”，坤卦多一爻“用六”。因为乾坤两卦是全阳全阴。古人占筮时，占得一卦，又占变爻。一个卦的卦画，只要变动一爻，就成了另一卦的卦画。如䷀(乾)的第二爻变为阴，则成了䷌(同人)。这在《左传》、《国语》中称作“乾䷀之同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引用乾卦中的第二爻(九二)来论吉凶。如果是占到“遇乾䷀之坤䷁”，这时就往往引用乾卦的第七爻(用九)来论吉凶。所以“用九”就是表示全阳爻尽变为阴爻，“用六”就是全阴爻尽变为阳爻，亦即乾卦变为坤卦，坤卦变为乾卦。这种六爻都变的现象在别的卦是没有的。所以乾、坤两卦各多了一爻。

群龙：犹卷龙。卷曲就不见其首。这也是星占。

乾卦主要谈星占，属象占之一。乾代表天，但这个天不是指天体，而是有意志的天，表现了古人“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其作用在于宣传以神道设教，要人行为好。作者写了贵族内讧的丑恶现象，并说明天是会劝善惩恶的。

坤(卦二)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古钺》作，从立，人立地上之意。汉碑、石经作，解作川，或者以川为地。但“大川”之川不作。或者坤的古写作，汉人沿用不改。《说文》作坤。坤卦主要讲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的活动，兼及对大地的认识。从内容标题。

利牝马之贞：牝马，雌马。“利……之贞”，意即占问……而得到吉利的兆示。

攸：所。

主：主人，这里指接待旅客的主人，即房东。

朋：朋贝。货币起先用贝，贝十枚一串为朋。《周易》说朋都指朋贝，不是指朋友。

安贞吉：占问定居而得吉兆。

讲大地，首提牝马。牝马是繁殖马群的。《周易》记牲畜以马为多，其次是牛。牲畜驯养，周人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们的根据地陕西一带的马是优良的。马用来拉车、乘骑和打仗，所以他们对马很重视。

“有攸往”是说行旅，实际上是指商旅。周人经营商业的都是贵族君子。经商要认得路，但卦辞中所说的君子却开始迷了路，后来才遇上了招待客人的房东。商人到各地做生意，为什么“利西南”呢？因为周人西南多友邦，跟周武王伐纣的就有庸、蜀、羌、鬲、微、卢、彭、濮八国（见《书·牧誓》），多在周西南，所以周人到西南各国去能赚钱。而在东北却有个强敌鬼方。殷周联军伐鬼方，打了三年才战胜了它（见《既济》、《未济》二卦）。到强敌处做生意，往

往被人抢劫，所以会丧朋。

周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已经很久。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农业之神，《诗·生民》就是歌颂他发明农业的。考古学家在半坡遗址上，发现在仰韶文化期已以粟为主要粮食作物，一个窖穴里有成堆的谷壳，还有白菜、芥菜的种籽。^①农业生产要求过安居的生活，所以占问定居而得吉兆。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初六：意指本卦第一爻，属阴性。

履：踩踏。

坚冰：厚实的冰。

《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履霜，说明季秋起程；坚冰至，说明季冬才到。这是指商旅走了三、四个月，时长路远。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二：意指本卦第二爻，属阴性。

直、方、大：这是对大地的一种粗浅的认识，认为大地是平直、四方、辽阔的。

习：熟悉。

由于商人到处去，有时走得很远，因而得出了对大地“直、方、大”的结论。有了这种初步的认识，行旅就会有一定的方向和经验，所以，虽然是不熟悉的地方也可以去，不会有什么问题。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三：意指本卦第三爻，属阴性。

含章：指大地充满文彩，犹言山河秀丽，物产丰富。

可贞：利贞。山河秀丽，当然很好。

王事：指战争。王训大，王事即大事。古代国家以战争和祭祀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页。

为大事。这里说的大事就是指战争。

无成：不会成功。

有终：要使之终止。

在讲农业的几个专卦都提到战争。看到大地的富丽，就有人进行抢掠，发动战争。故在“含章，可贞”之下，即提废止战争。作者根据周人的农业生产的经验，得出“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的结论，反对侵略，主张防御。因此本爻也主张要终止这种战争。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六四：意指本卦第四爻，属阴性。

括囊：指把农产品装进口袋，绑好。

无咎、无誉：说明语，指收成不算坏也不算好。

六五 黄裳。元吉。

黄裳：染成黄色的衣裳。说明穿得满漂亮。

元吉：大吉。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神化了的的大蛇。古人龙蛇不分，《左传》记郑国两次蛇斗，一次说蛇，一次说龙。《韩非子·难势》引慎子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飞龙即腾蛇。金文龙字（邵钟、王孙钟）和莽字（颂鼎、禾殷等）的偏旁从巳。巳即蛇。龙战即蛇斗。

玄黄：玄，黑色。黄，闻一多谓当训赤色。高亨谓玄黄为血流貌，借为洿潢。《说文》：“洿，潜流也。”《文选·思玄赋》：“水洿洿而涌涛。”《楚辞·九叹》：“扬流波之潢潢兮。”《荀子·王霸篇》：“潢然兼覆之。”杨注：“潢与混同。混，大水貌。”《诗·卷耳》：“我马玄黄。”马流汗为玄黄，血流亦为玄黄。^①其血玄黄，谓血流得多。

龙战是蛇孽之占，属象占之一。龙象征大人，暗示贵族之间的

^① 高亨《周易古今注》。下引高说皆本此。

斗争。《左传》庄公十四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类此。此爻无贞事，也不说吉凶。不过“龙战”没有好事，当和《乾》卦讲贵族内讧一样，吉凶不说自明。

用六 利永贞。

用六：表示本卦全阴爻变为全阳爻。

利永贞：最吉之兆。永，长久。

坤卦说地，范围颇广：农业生产、商业经营、生活上的居住衣着、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对大地的认识等等，都写到了。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大地上人的各种活动。

屯(卦三)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zhūn 諄)：难也。卦爻辞讲各种难事，有行旅之难，有婚姻之难，有狩猎之难，有妇女生育之难，还有大事之难。反之，安居和建侯则利，衬托上述各种难事。内容不一，以难义为连贯，根据形式联系标题。

勿用有攸往：不利于出门。

建侯：建国封侯。

主要说明行旅有困难。“利建侯”属附载。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磐桓：犹徘徊。说明行难。

利居贞：占问安居而得吉利之兆。

六二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如遭(zhān 沾)如：屯遭，犹逡巡。欲进不进，有如行路艰难的样子。如，副词。《汉书·叙传》中所录班固《幽通之赋》：“纷屯

亵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屯亵(《文选》作“屯遭”)、蹇连同为艰难之意，迭韵连语。

班如：回旋不进的样子。班，同旋。

匪寇：不是抢劫。

婚媾：婚姻。

字：妊娠。

为什么一伙人乘着马在徘徊呢？这不是抢劫，而是为婚姻而来的。这种婚姻是原始社会中期的对偶婚。恩格斯说：“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① 据我国东北鄂温克族在解放前仍盛行的对偶婚，亲迎时是举族都去的，而劫夺婚则一群男子去抢劫女性。两者之间很容易引起误会。故有“匪寇，婚媾”之说明。《周易》凡三次说到这种婚姻，都说“匪寇，婚媾”（另见《贲》、《睽》二卦）。因为《周易》所记，是奴隶社会情况，在较早阶段，当有野蛮期婚俗的遗留。但在《周易》编著时，这种婚俗早就过去了，文献上很少见，这是从早期筮辞中选录的。对偶婚是一种族外婚。族外婚在当时相当困难，故入《屯》卦。

另一件难事是妇女孕育。古代妇女不生育就会被休弃，说“十年乃字”，有同情妇女之意。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鹿：借为麓，山脚。

虞：掌山林的官，意为熟悉山林的人，如老猎户。

惟：考虑。

几：借为机，机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1、43页（人民出版社72年5月版，下引此书皆据此版）。

吝：汉《易》作遴，难行也。

打猎到了山脚下，山深林密，又没有猎户作向导，考虑要不要进入树林中去的问题。君子很机智，认为不如不去，进去是困难的——不但打不到禽兽，还会有危险。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婚媾：即求婚。

骑马去求婚而回旋不前，感到困难，怕不成。但前往则结果吉利，没有不成功的。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屯其膏：把肥肉储存起来。屯，借为囤，积聚也。

小贞：占问日常的小事。

大贞：占问大事。大事指战争与祭祀。

这爻说狩猎之难。狩猎不一定每次都有收获，靠打猎所得的东西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如《恒·九三》：“不恒其德（得）”，即指打猎不常得。因此要把一些肥肉积存起来。《鼎·九三》：“雉膏不食。”这也是“屯其膏”的意思。还有《噬嗑》的三、四、五爻中说的“噬腊肉”、“噬乾肺”等，就是吃“屯其膏”之“膏”。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泣血：泪尽而继之以血，极言其悲痛。

涟如：本是形容水泛起波澜的样子，这里是形容血泪不断地流。

写的是和对偶婚同时的劫夺婚。据恩格斯说：一群男子把一个女子抢回来，轮流和她性交。以后，女子就成为那个最先发起抢夺她的男子的妻子。在抢夺时会发生战斗。《蒙·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说的就是抢夺者被打死的事。本爻说女子被劫，她不愿意，大哭大喊，哭得非常悲惨。

《屯》卦反映了周人早期生活上的困难情况。侧重地写了狩猎与婚姻、家庭中的困难。这是当时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

蒙(卦四)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从草从冡，本义是从生冡上的草木。冡，高地。高地上草木蒙茸覆蔽，引申为蒙蔽、蒙昧。以多见词作形式联系标题。

我：贵族自称。

童蒙：蒙昧愚蠢的奴隶。童借为僮，奴隶。

初筮三句：根据占筮的原则，只占一次，不问第二次。如果占者认为初筮不准，再次三次地占，便渎犯了神灵，神灵就不告诉你。

以童蒙及渎犯神灵的蠢事来说明蒙昧之义。贵族役使奴隶，以为无求于奴隶，只是他们养活奴隶，奴隶有求于他。在对奴隶的看法上，也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蒙：割草伐木。发，伐。

刑人：受刑之人，即奴隶。因为奴隶主怕奴隶逃亡，加以烙额、割鼻、断足等刑，所以称作刑人。

说：同脱。

以：通如。

为了利用奴隶去垦荒，因此解开他们身上的枷锁。

如果外出，就不吉。这是说行旅，与上述农业生产不同类，属附载。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蒙：把割了的草包捆起来。

吉：与上文贞事辞不连读，属于另占。两“吉”字同。

纳妇：正式礼聘的婚娶。

克家：成立家庭。克，成。

开荒，从事农业生产，与纳妇，成家有关，因此一起说。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取女：不是礼聘，而是抢夺女子。取，从手(又)从耳，《说文》：“取，捕取也。”

金夫：武夫。《史记·乐书》：“复乱以飭归。”正义：“飭归者，武王伐纣胜，鸣金铙整武而归也。以去奏皮鼓，归奏金铙者。皮，文也；金，武也。”训金为武。古代在铁发现之前，用铜制的武器最利。《周易》中金字即指铜说，故金训武。

不有躬：丧命。躬，身。

这是说抢婚会遇到武力抵抗，丧了性命。所以是不利的，是蠢事。“无攸利”属另占的贞兆辞，附载。

六四 困蒙。吝。

困：借为捆，与包义近。这是换辞法。

吝：不连上读，属另占贞兆辞。

六五 童蒙。吉。

童：借为撞，击也。撞蒙，砍伐树木。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蒙：意同撞蒙。



寇：侵略。

作者从农业生产的经验中，总结出要反对侵略，抵抗与防御敌人的主张。因为敌人抢粮食是个大问题。这在《颐》卦中说得最清楚。在本爻中，指斥抢掠者是蠢人。

这是第一个讲农业的专卦。主要讲开荒垦植，也说到和农业有关的家庭婚事。卦爻辞中以蒙昧和草木蒙茸二义，把有关农业的事巧妙地编辑起来：先解释标题的一义，次叙有关农业生产和婚娶，末了作理论总结，反对侵略，主张防御。

需(卦五)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濡的本字，从雨从而。“而”当是“天”的隶变。天，金文作；而，石鼓文作，形近易讹。需，天雨，湿也。本卦是行旅专卦之一，濡湿和行旅无关，以多见词标题。

有孚：获利。孚，俘的本字，从爪从子，本义为俘人。《周易》说“有孚”的很多，多指捉到俘虏，也指商人得朋，狩猎获兽。这里指商人获利。

光亨：犹大亨、元亨。王引之《经义述闻》：“光之为言，犹广也。”引经传各注训大、训广。


利涉大川：这是经常要占的，因为涉大川很危险，是行旅中的大问题。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利用恒：照常下去是吉利的。用，以。恒，常。

在郊野被雨淋湿，照常走下去是吉利的，没有什么危险。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需于沙：在洲沚中偶不小心，掉在水里，为水所湿。沙，或体作沚（《说文》），沚沚形近易讹。如步字，甲骨文、金文作两止，即以脚印相随，表示步履之意。隶变而成从止从少，少即止，故沙为沚之讹。

言：借为愆。小有言，犯了小错误。

终吉：终于没事，湿了一点不要紧。这是说明语，不是贞兆辞。

三 需于泥，致寇至。

陷在泥泞里，弄得周身湿，还遇到强盗来抢劫。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穴：穴居野处的穴。从考古发掘的半坡村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到，仰韶文化前期，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后期才出现地面建筑。龙山文化期，黄河中下游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①《诗·绵》写到古公亶父时，仍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迁到岐山之下以后，才用春泥法“作庙翼翼”，建了城。可见，穴就是当时的住所。

爻辞说身上沾了血污，从地穴住处里逃出来。当是旅客投宿遇着坏人，遭劫挨打。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与上爻说的相反，旅途中遇到好客的主人，酒肉款待。食饱喝醉，连衣服都弄湿了。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不速；不招自来。

途中投宿，接着有三位不速之客进来。主人一律殷勤接待，结果大家都好。

《周易》中记行旅之占最多，专卦就有《需》、《随》、《复》、《丰》、《旅》等，其余附载于各卦的还有不少。行旅和商旅不分，行旅主要为了经商。有时还兼说狩猎，因为均为出门事。

行旅有早晚期之分，以朋贝为货币，借住人家的为早期之事；以资斧为货币，有旅馆可住的为后期记录。《需》所说的当是早期情况，列在前；《旅》所说的当属晚期，列在后。专卦的排列似有时间先后之分。合起来，可以了解周商人的活动。

本卦爻辞记行旅遇到的各种情况，分前后两部分：前三爻记途

^①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14页。

中所遇；后三爻记投宿所遇。

讼(卦六)

䷅(坎下乾上)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争讼，斗争。内容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贵族内部斗争。总的都是谈斗争，从内容标题。

有孚：获得俘虏。

窒：借为恡，惧也(《广雅·释诂二》)。

卦辞主要说获得俘虏，要警惕戒惧，防止俘虏逃跑。“中吉，终凶。”意谓有一段时间没事，但终于逃跑了。战俘成了奴隶之后，逃跑是一种斗争手段。“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属附载。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不永所事：做事不能坚持长久，有头无尾。省主词，实指贵族。讳言之，故省。永，久也。

言：借为愆，罪也。

贵族做事不能坚持到底是腐败无能的表现。犯了小罪，后来终归没事。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胜。

逋：逃亡。

邑人：采邑中的人民，实即奴隶。

眚(shěng 省)：灾祸。

说一个贵族争讼失败了，回到采邑，奴隶逃跑了几百户。这是个大邑，奴隶大概跑光了。但只是逃亡，还不是暴动，所以说不至造成灾祸。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旧德：以前狩猎所获得而贮存起来的食物。如“腊肉”、“乾肺”之类。德，通得。

贞厉，终吉：承上文，指狩猎暂时无得，终于有得。（参见《恒》卦）

王事：指战争。（参见《坤》卦注）

前半写生产斗争，后半写民族斗争。贵族以战争侵夺别人，注定要失败，所以“无成”。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不克讼：与九二爻所说的不一样，这里指邑主斗不过邑人。这类事，《井》卦作了详细叙述。

复：回去。

命：王命。

渝：变也。此指改邑，即把邑主调到别的邑去。

这是写被统治阶级对统治者斗争胜利的事，即《井》卦所说的，邑主压迫邑人很厉害，使邑人喝没喝的，吃没吃的。邑人起来反抗，把邑主赶走，国王知道众怒难犯，只好给邑主调换一个邑。

九五 讼。元吉。

讼，无主词。这是承上说的，意思是争讼是常有的事。“元吉”属另一占辞，不一定连读。

上九 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或：泛指贵族。

锡：通赐。

鞶带：皮革制的带子。王夫之《周易稗疏》说：“带无鞶名，鞶者，鞶纓，车饰也。带所以系佩綖及芾者，曰车服。以庸车之等视其服，故再命赐服，不言赐车，言服则车在其中。”这里说的“以庸车之等视其服”，就是指出贵族的服饰是分等级的。《左传》桓公二年

臧哀伯说：“鞶厉旒纓，昭其数也。”杜注：“鞶，绅带，又大带也。”厉即带绶。昭其数，即标志尊卑等级的度数。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依据。总之，鞶带就是代指官职。

终朝：一天，形容时间很短。

褫(sī 斯)：夺也。

说当时贵族当权派在委任官职时，三赐三夺。反映了贵族任人唯亲，互相倾轧，矛盾斗争相当尖锐。

这是讲斗争的专卦。作者从多方面忠实地记录了西周末年的社会现实，对于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认识，是颇有眼光的。

师(卦七)

䷆(坎下坤上)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师旅，军队。以师旅为内容，又以师为多见辞，根据内容与形式统一标题。

丈人：军队的总指挥。丈，古文作从手持杖形𠄎，执杖指挥，也即杖本字。丈字后来又转为尹，官长之称。丈、尹实是一字，同源而流变。丈人又引作老人之称，能做总指挥的，也往往是年长而有作战经验的。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律：纪律。

否(pǐ 痞)臧：不善，指纪律不好。

凶：指打败仗。用贞兆辞说明事理。这是理论语，非筮辞。

行军要有纪律，纪律不好则打败仗。作者从战争经验得出军事学理论，很精确。《左传》宣公十二年郟之战，晋军的副帅先穀刚

復自用，不听命令，知庄子引本爻辞预决先穀必败，说：“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可作参考。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师中：犹中师，即中军，主帅所在。

吉、无咎：说明是吉兆，有胜利之意。

王三锡命：君王三次嘉奖。

六三 师或舆尸。凶。

舆尸：运送伤亡者。

凶：表示失败。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左次：在左边驻扎。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可能左方地形有利，故在那里作较长时间的驻扎。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有二句：田，田猎。有禽，获得禽兽。言，闻一多谓当读为讯。从音义上他说：“言从辛，辛辛古同字，而辛尹音同，《说文》机读若莘，《尔雅·释地》‘东陵机’，钱大昕谓即《左传》成二年之莘。是古音言讯亦近。音近则义通，故讯问之讯谓之言，俘讯之讯亦谓之言。……‘执言’犹执讯也。”从制度上他又指出：“古者田猎军战本为一事。观军战断耳以计功，田猎亦断耳以计功，而未获之前，田物谓之醜，敌众亦谓之醜；既获之后，田物谓之禽，敌众亦谓之禽，是古人视田猎所逐之兽，与战时所攻之敌无异。禽与敌等视，则田而获禽，犹之战而执讯矣。《易》言‘田有禽，利执言’者，意谓田事多获，如军中杀敌致果之象。”

长子：犹言长官，是指挥作战的。

弟子：犹言副官，是管后勤的，负责指挥运送伤亡者。

凶：指失败说。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国君。

开国：封邑。国、邑同义。邑从口，口即国字的“口”（围），疆域。

承家：受邑。家同于邑，《周礼·夏官·序官》“家司马”注：“家，卿大夫采邑。”卜辞说“作邑”，也说“作家”（乙·1873）。

战争胜利，国君赏功，分封土地。不过赏功只限于贵族，长子、弟子等；小人指当兵的，只有为贵族卖命，没他们的分，故说不利。

这是讲军事、战争的专卦之一，卦爻辞首提军纪的重要性，次谈胜负、军队组织、作战地形、打猎习武、以及论功行赏等，是战争经验的总结。

比(卦八)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有比并、亲比、阿比三义。全卦以一词多义为联系，以多见词标题。

原筮：并筮，即同时再占。《广雅·释言》：“原，再也。”古时占卜之法，有三人同占的，以多数取决。《书·洪範》：“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书·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

元永贞、无咎：当是同时卜筮所得的贞兆。

不宁方：不安宁的邦国，即不愿臣服的侯国。亦称不廷方或不宁侯。方，邦国。《毛公鼎》：“衞襄（率怀）不廷方。”《诗·韩奕》：“榦不庭方。”不廷（庭）指不愿同在一块开会。《周礼·考工记》：“毋或若女（汝）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

后夫：迟到者。古时开会迟迟不来是会被声讨致罪的。《国

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与上述《考工记》所说的都证明了“后夫凶”的道理。

本爻先以三人同占说明比有比并之义，然后以邦国的盟会表示亲比。不宁方迟迟不来，受到惩罚，是亲比的衬托。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孚：抓到战俘。

比之：亲近他们。指对战俘进行安抚。

盈缶：指装满酒饭给俘虏吃。盈，满。缶，装酒饭的器皿。

终来：纵使。

有它：有变故。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对战俘不再屠杀了，而要把他们变为奴隶。用甜言蜜语进行安抚、用足够的酒饭进行款待，都是为了笼络他们，使他们安心做奴隶。采取这些手段之后，纵使发生了什么变故，也会比较好的。吉，不是筮辞，是说明语。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比之自内：从国内做到和睦团结。

六三 比之匪人。

比：阿比。指结党营私，狼狈为奸。《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荀子·不苟》：“交亲而不比。”比与周、与亲相对。周谓一律对待，没有偏私；亲谓互相友爱团结，不搞小集团。

之：是，为。

匪人：败类。

《释文》引王肃本，“匪人”下有“凶”字。很对。爻辞先指出罪行，再说明恶果。

六四 外比之。无咎。

外比之：与外国联盟，互相亲善。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比：指和宫廷外的侍卫队亲比。显，外也。《荀子·天论》：“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杨倞注：“隐显即内外也。”

王用二句：王和侍卫队一同去打猎，侍卫队从左右后三面把野兽赶到中央让王猎射，留下前面一路给野兽逃跑。这表明打猎已经不是为了维持生活，而是为了练兵习武。

邑人不诫：指对于王及侍卫队打猎的大队人马，邑中的百姓毫不惊骇。诫，借为骇。俞樾《群经平议》引《周礼》“鼓皆𦔑”，《释文》：“𦔑，本作骇。”又《大仆》：“始崩戒鼓”，郑注：“故书戒作骇。”戒、亥古音通。

表明宫廷内外、王和邑人相处很好。这就是显比。

上六 比之无首。凶。

比：阿比。

之：则。

无首：丢脑瓜。

凶：既是贞兆辞，又是说明语。

作者幻想一个上下左右互相亲善和睦的政治境界，并指斥结党营私的败类没有好下场。这是作者政治理想的表白。

小畜(卦九)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说文》畜字下重文作𡮑，引《鲁郊礼》，从田从兹。兹，益也。又解兹为“草木多益也”，因知畜是𡮑的简体。意为田里谷物

滋生。甲骨文、金文兹字省作𠄎或𠄎。滋从𠄎，畜作𠄎，亦知畜即蓄的简体。解者训畜积，畜养或畜止，均误。本卦与《大畜》均为农业专卦，以反映农村生活为内容。以内容标题。

我：贵族自称。因为贵族是土地所有者，故称“我西郊”。

农业问题要非常注意水旱，“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在我西郊一带的天空升起了密云，但终于还是没有下雨，这是一种旱象。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自道：从田里回来。复，返。道，田间路。

何其咎：即何咎，无咎。其，语助辞。

农民劳动艰辛，经常出事故，能平安回家就吉利了。

九二 牵复。吉。

牵复：拉回。

说的是收割后，农民要把农产品拉回去，当牛当马。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车。

说：同脱。

辐：车轮上连结车辋和车毂的直条。

在运农产品的路上，车子坏了一个轮子，夫妻互相埋怨。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血：借为恤，忧患。

惕：警惕。

在几个农业的专卦里，都提到抢掠庄稼粮食的事。恩格斯说：“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① 所以，当敌人来抢粮食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页。

把他们俘虏了。不过忧患虽去,还要引起警惕。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如:捆得紧紧的。挛,系。

富:借为福。

以:同与。

敌人真的又来,抓到后把他们捆得紧紧的,和联防的邻族邻村同乐。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处:止。

尚德载:还可以栽种作物。德,借为得。《周易》说德多应作得解,《集解》亦作得字。载,借为栽。

几:近。

望:月望,即夏历每月的十五日。

“妇贞厉”与“君子征,凶”均属附载。

全卦说到农民的劳动生活和保卫庄稼等内容,可与《大畜》卦合看。

履(卦十)

䷉(兑下乾上)〔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标题。原经文无,因涉下文重,故省。意为践履,引伸为践履之道、行为。以多见词标题。

履虎尾:踩到老虎的尾巴。

咥(dié迭):咬。

亨:吉。

这是梦占。梦见踩了虎尾而虎不咬人,觉得奇怪,故占筮。结

果是吉。

初九 素履。往，无咎。

素履：行为纯洁。素，白。

“往，无咎。”这是行旅之占，附载。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履道坦坦：犹言胸怀宽广坦荡。履道指行为素养。

幽人：被监禁的人。

为人达观，胸怀坦荡，即使无辜坐牢也不忧愁，所以贞吉。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miǎo 秒)：一目小。

大君：国君。

眼睛不好却能看，跛了脚却能走路。这是一种思梦，表示希望如此。老虎咬人，则是一场噩梦。武人掌了权，是梦占后的事实。虎象征武人。武人掌握军权，就往往成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故有凶兆。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sù 诉)：惧也。

梦见踩到虎尾，很害怕。但最后没出事，所以说“终吉”。

九五 夬履。贞厉。

夬(guài 怪)履：行为急躁莽撞。夬，是快的本字。从夬的字如夬、夬、夬等都有快速的意思。

贞厉：贞问而得不利之兆。说明把事情办坏了。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履：行为审慎。视，审察。

考：考虑。

祥：通详。

其：犹而。

旋:反复。

行为审慎,周详而反复地考虑,则能大吉。

这是一个行为修养之卦。作者主张行为纯洁,胸怀坦荡,又要反复而周详地考虑,反对急躁莽撞。表现出有相当高的思辨能力。

泰(卦十一)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通,好。全卦内容散杂,事类不一,但以对立转变的概念作为组织联系。与《否》卦相对立为组卦。以对立转化的两个概念标题。

小往大来:所失小而所得大。“……往……来”的句式有转变之意。小往大来,即由小利转为太利。这是解释泰义。

吉亨:大吉大利。

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茹:茅蒐、茹蓏,一物异名,是一种可作为红色染料的草。《说文》:“茅蒐、茹蓏,人血所生,可以染绛。”因为可作红色染料,故附会为人血所生。一般又名茜或蒨,《蜀本草图经》:“茜,叶似枣。”

彙(huì 汇):种类。

这当是古人过采集生活时留下的谚语,作者引来说明泰的含义。由于茅茹叶似枣,所以不容易辨认。但有经验的人按照它的种类形状来分辨,一拔则得。有经验、有分类知识就是泰。“征,吉。”附载占辞。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把匏瓜挖空。包借为匏。荒,空。

冯:与溟声通,也作溟。《玉篇》:“徒涉曰溟。”

不遐:不至于。《诗·抑》:“不遐有愆。”

遗:坠也。(《广雅·释诂》)

朋亡:货币亏失。说明贸易失利。

尚:助。

中行:中道,半路上。

用挖空的匏瓜绑在身上渡河,可以不致坠下水里。古人渡河用这个方法,如《庄子·逍遥游》中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在本爻中,作者主要通过渡河不坠来说明泰。“朋亡”为否(不好),但半路上得到别人帮助,又转化为泰。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斜坡。

艰贞:旱灾之占。艰从夬(艰是艱的简体),旱的异文。《说文》作𡗗。田晒干为𡗗。《周易》作艱。

恤:忧。

其孚于食:相信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其,发语词。孚,信。

平地终会变为斜坡,出外一定要回来。这是以自然界的变化及行旅来说明事物对立转化的道理。旱不至成灾,还有粮食吃,过好日子,也是由否转泰。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借为徧徧,巧言善辩,说大话。

不富:遭殃。富,借为福。

以:同与(以其邻);犹而(以孚)。

孚:俘虏。

说大话,不警惕,结果敌人来侵犯,和邻族邻村一同遭殃,没有戒备,还有人被俘虏。这是泰转化为否。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乙：殷代最后第二个王。

归妹：嫁女。妹，少女。帝乙曾把女儿嫁给周文王。《诗·大明》歌咏其事。

以祉：有福。

这是殷周联婚的大好事。说明泰。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隍(huáng 皇)：没有水的护城濠。

攻破城墙，崩倒在城濠里。本来可以攻进去的，但从邑里来了命令，要停止前进。“贞吝”，是占得不吉之兆。古人战必占卜，或进或止，多按占兆进行。这里说命令停止前进与占得不吉之兆有关。说明泰中有不泰的成份。

否(卦十二)

䷋(坤下乾上)〔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标题。原经文无，因涉下文重，故省。意为塞，坏。与“泰”相对立。

否之匪人：干坏事的是败类。之，犹为。

大往小来：所失大而所得小，或由大利变为小利。

匪人与君子连说，有暗示匪人就是一些君子。君子干坏事成了匪人，当然是不利的。大往小来，是解释否义。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

与《泰·初九》辞同而义异。意谓拔茅茹要按它的种类来辨别，否则就找不到。没有经验，不会识别是否的表现。“贞吉。亨。”是附载贞兆辞。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庖中有肉。包，借为庖；承，借为脍，肉也。

小人：对劳动者的贬称。

大人：指贵族。

小人而庖中有肉，说明生活好转，是好事；贵族庖中有肉，算不了什么好事。同一情况，反映在两种人身上，一泰一否，是对立的。

六三 包羞。

羞：馐本字，从手持羊，美味也。

与上爻同义。但不再说“小人吉，大人否亨”，是承上文避免重复而省。小人感到美味的，大人们吃腻了却感到不好，又是泰否对立。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有命：即大君有命，指赏赐之令。

畴：谁。

离：通罗，受到。

祉：福。

有赏赐是好事，但不知赏赐给谁。得赏的是福是泰，得不到的是否。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否：不要干坏事。

亡：衰亡，败亡。其亡其亡，极言危险。

苞桑：苞草、桑枝。

这是说贵族不干坏事就好，否则国家就要完了，象系在柔弱的苞草或很脆的桑枝上一样危险。“系于苞桑”这样的句式句意，多见于《诗经》，如《鸛羽》“集于苞桑”，《四牡》“集于苞杞”。这类诗都是乱离之歌。作者引《诗》对君子有讽谕之意，告诉他们要关心国家的危机，同样也富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意思。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倾否：干坏事的倒霉。倾，覆，倒。

干坏事当然不好，但能改过自新，最后还是可以变好的，所以“先否，后喜”。这是说明否可以转化为泰。

《泰》《否》这一对立的组卦，具体地、多方面地举例说明了事物的对立、转化的辩证关系：泰与否是对立的；泰可以转化为否，否可以转化为泰；泰中有否，否中有泰；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可以成为泰，也可能成为否。这些辩证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同人(卦十三)

䷌(离下乾上)〔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原经文省。同，聚。《诗·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缁武功。”同即聚众。武功指打猎，打猎属军事范围。同人，也是聚众。人，主要指农民而言。本卦是军事专卦，同人又是多见词，据内容与形式标题。

野：郊外。邑外为郊，郊外为野。

这是说在郊外征集农民，挑选士兵。《周礼·地官·司徒》：“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又：“凡国之大事，致事。”郑注：“大事，戎事也。”“利涉大川”、“利君子贞”，两占附载。虽则和战争有关，但不是一个系统，不一定连读。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门：王门。

这是写战前出兵的准备，在王门训告和训练。《周礼·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无咎”可看作另占的贞兆辞，不必连读。下爻“吝”同。

六二 同人于宗。吝。

宗：宗庙。

吝：不吉。

战前必卜祷于宗庙，受命于祖先。《左传》庄公八年：“治兵于庙，礼也。”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戎：把军队隐蔽起来。伏，隐蔽。戎，武装，军队。

莽：密林。

高陵：高地。

三岁：指长时间。三，虚言其多。

兴：举，拔取。

武装力量隐蔽在深山密林里，虽然进而占领了制高点，但也是长期不能取胜。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yōng 雍)：城墙。

围攻敌人，虽然登上城墙，还是不能攻进去。“吉”，属另占的贞兆辞。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咷(táo 逃)：呼号逃跑。

大师：犹言主力军。

相遇：指与之相遇的敌军。

先头部队被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呼号逃跑。主力军及时赶到，顶住敌人，转败为胜，故“后笑”。

以上三爻描述了战斗中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这是班师致祭。《诗·皇矣》说在杀敌后“是类是禡”。类、禡都是师祭名。“无悔”似也是另占的贞兆辞。

卦爻辞按战前准备、战争情况和战后班师等次序叙述。重点在分析几种战况。足见作者具有相当的军事知识。

大有(卦十四)

䷍(乾下离上)大有。元亨。

大有:大丰收。有,从手持月形。月是刺田工具,耒耜之类。又同于耜。甲骨文、金文耜字象人手持耒而脚踏耒下端形。《淮南子·主术训》、《盐铁论·未通篇》都说人蹠耒而耕。由于“有”是持耒耕植,故古人说农业丰收为“有”,为“有年”。《诗·有骅》:“岁其有。”毛传:“丰年也。”《甫田》:“自古有年。”大有即大有年,亦即大丰收。《谷梁传》谓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这是以内容标题。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无交害:不要彼此侵害。无,毋。

艰:即旱。

作者提出,想取得农业丰收,就不要互相侵害。如天旱不截上流水,水涝不以邻为壑,更不要抢人粮食等。如果做到这一点,丰收是不成问题的;就算天旱,也可以没事。十分强调处理好人事关系。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把农产品一大车一大车地拉回去,这是一片丰收景象。“有攸往,无咎。”占行旅,属附载。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指群臣。

亨:宴享。

弗克：指不能享受丰收的成果。

丰收了，天子大排筵席，宴请群臣。但劳动者是没有什么可以享受到的。

九四 匪其彭。无咎。

匪：借为睥。《广雅·释詁》：非、弗声通。睥，曝也。

彭：虞翻本作𡇗。彭为𡇗的借字。𡇗，跛足男巫。

古时天旱往往把巫𡇗放在烈日下晒，甚至用火烧，叫他求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𡇗。”早在卜辞里有记载，直到汉代董仲舒还讲这一套。《春秋繁露·求雨篇》：“春早求雨，暴巫聚𡇗。”匪其彭，即曝𡇗求雨。无咎，说明虽然天灾严重，仍获丰收。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其。

孚：俘虏。

交如：绞得紧紧的样子。交，同绞。

威如：气势汹汹的样子。

来抢粮的给抓住了，被捆得紧紧的，但还是气势汹汹，不肯屈服。吉，表明没有损失。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助。

古人认为农业丰收是上天的赐福。这是靠天吃饭，相信天命的思想。上天保佑，当然吉，无不利。

这是农业专卦之一，主要从丰收中去反映生产斗争，同时又涉及到民族斗争和阶级矛盾。

谦(卦十五)

䷎(艮下坤上)谦。亨。君子有终。

谦：谦虚，谦让。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君子：指贵族。

有终：有好结果，有成就。

意谓贵族具备谦让的美德，是会有成就的。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谦：叠字加重语气，犹言谦而又谦。

用：利。

认为谦虚而又谦虚是贵族应具备的德性。“用涉大川，吉。”属行旅之占，附载。

六二 鸣谦。贞吉。

鸣谦：明智的谦让。鸣，借为明，声通。

犹言善于分辨事理的是非曲直，然后决定应不应谦让。如孟子引曾子的话说：“自反而不缩(理亏)，虽褐宽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缩(理直)，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不明智而谦让，是糊涂虫。对敌人的侵略，不抗战而谦让，就会成了投降主义。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

劳谦：以勤劳刻苦为前提的谦让。

如果不劳而谦，事事让人，自己不做，是懒汉。君子勤劳刻苦，谨慎谦虚，是会有好结果的。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撝(huī 挥)谦：以奋勇直前，不怕牺牲为前提的谦虚。撝，同挥。《说文》：“挥，奋也。”

如果不挠而谦,让别人打头阵,自己躲避,便是懦夫。能够奋勇而又谦虚,则无所不利。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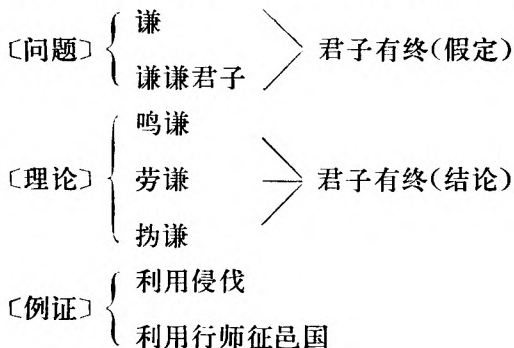
侵伐:指抗击敌人,而不是侵略别人。

“不富以其邻”是节引《泰·六四》爻辞,原文说由于不警惕,敌人来犯,和邻村一起遭殃,甚至因为没有戒备而有人被俘虏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是无原则的谦让还是抵抗?“利用侵伐”,只有抵抗反击才有利。而且这样是没有不成功的。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再次申述鸣谦,说谦让虽是美德,但要明辨是非。“利用行师征邑国”,意同“利用侵伐”。在敌人侵犯的时候,要反击。出征战胜敌国是吉利的。

谦卦是一篇很精辟的合于辩证法思想的道德论。作者首先肯定了谦虚、谦让是好的,但认为必须是有条件的。然后说明要以明智、勤劳、撓奋为前提来谈谦德,这是一种新的谦德论;最后以对敌抗战的例子加以论证。各爻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体如下:



豫(卦十六)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师。

豫:有两个含义:一为犹豫、疑虑;一为预计、熟虑。这是谈思想行为之卦,与《谦》卦相次为组。以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建侯封国、行师打仗是两件大事,占筮的结果是利。但也可用来解释题义,即说明这样的大事,应该详细考虑,周密计划。

初六 鸣豫。凶。

鸣豫:与“冥豫”相对。鸣,借为明,亮也。引申为白天。

白天要干事而犹豫不决,糊糊涂涂,怎么不凶!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夹。

夹在石缝中出不来。这当是没有预料到的意外事故。幸而不到一天就为人救了出来,还算吉利。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盱(xū 虚):通纡、迂、纾等字,缓慢也,取义于“于”。《庄子·应帝王》:“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司马彪注:“于于,无所知貌。”无所知即糊里糊涂。

有:通又。

思想迟钝糊涂,犹豫不定,够糟了;再加上行动迟缓,举棋不定,那就更糟,所以悔而又悔。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即犹豫。

得:古作得,手持贝,即得朋贝。

朋盍(hé 合)簪:把朋贝配制成簪笄。盍,合。簪,簪笄,盘头发的一种头饰。古时是常以贝壳为装饰的,如《诗·巷伯》:“萋兮

斐兮，成是贝锦。”《诗·閟宫》：“公徒三万，贝冑朱纆。”

商人做生意，先是犹豫不定。但经过反复周详的考虑之后，认为会大有所得，所以不再疑虑了。后来还把得到的朋贝配制成头饰。

六五 贞疾恒不死。

恒：久。

病久了，但还是会痊愈，不会死。大概是因为想通了，没有思想负担，没有疑虑。正如《无妄》卦说的：“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没有服药也好了。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晚上。

有：或。

渝：变故。亦可借为输，失败也。

晚上反复考虑：所办的事成功还是会有变故？结果是没有问题。

作者在本卦中所谈到的思想修养，古人是十分重视的。《史记·李斯列传》：“狐疑犹豫，后必有悔。”说明游移不定的坏处。《荀子·大略》：“先患虑患之谓豫。”《礼记·学记》：“禁于未发之谓豫。”都很重视豫虑，做事先要深思熟虑。

《履·上九》已经谈到：“视履，考祥其旋。”强调要周详而反复考虑。那是简单地说一说，这里是详细地论述：前三爻谈疑虑不决是不好的；后三爻谈要预计预虑。

随(卦十七)

䷐(震下兑上)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相随。卦中主要指商人结伴相随出门做生意。以商旅为内容标题。

贞兆词表明：结伴经商是大好事，有益无害。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馆的本字，旅馆。

渝：变故，事故。

交：交往，指互相帮助。

商业发达了，有了旅馆。商人住的旅馆发生了事故。什么事故这里没有说，《旅》卦说的“旅焚其次”，是火灾；《巽》卦说的“巽在床下，丧其资斧”，是被抢劫。可见事故是常有的。但结果还是“贞吉”，没有损失财物。这就是出门同行，互相帮忙的好处。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系：绑。

小子：小奴隶。

丈夫：大奴隶。

原来商人是贩卖奴隶的，旅馆出事的时候，奴隶们逃跑了。有些小的给抓住，但大的逃掉了。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有：为。

求得：希望获利。

这说的是另一种情况：出事后，大奴隶绑住了，小奴隶跑掉了。结伴出门是为了有所得，但却出了事故，造成损失。“利居贞”，是另占附载，同时又表明与随而有渝相反。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孚：获利。

明：借为盟。

何咎：犹言无咎。

商人结伴出门，彼此都是为了赚钱，未免会发生利益冲突，故“贞凶”。如果在路上获利，发生冲突的话，就互订盟约，照章程解决，就可以没事。

九五 孚于嘉。吉。

嘉：即《离·上九》的“有嘉”。古代对于国家民族的名称，多加“有”字于前，如“有夏”、“有殷”等。

有嘉曾侵周，周人反击，俘虏了不少嘉人。可能嘉国从此灭亡。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之：指俘虏。

维：指维心，即以说服的方法或物质优待来维系战俘的心，使之顺从当奴隶。

王：指周文王。

亨：享神，指战后之祭。

西山：岐山。因周文王东迁于丰，岐山在丰以西。

抓住俘虏之后，马上用说服或优待来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也有个别俘虏被作为人牲，文王战后用来祭于岐山。

前四爻说的都是商旅，主要讲商人贩卖奴隶，揭示了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讲贩卖奴隶，牵连到奴隶的另一来源，所以后两爻讲战俘。这是插叙法。最后又提到用战俘作人牲。这些对于当时社会的分析，都有重要意义。

蛊(卦十八)

䷑(巽下艮上)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gǔ 古)：故。声通。故，事也。卦中说的是习行父亲之事。

以多见词标题。

先甲三日：甲日前三天，则辛日。

后甲三日：甲日后三天，则丁日。

元亨，表明继承父业是大好事。“利涉大川”是占行旅；“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是占时日，与继承父业无关，属另占附载。从辛日到丁日共七天。周人占时日都说七日，与殷人卜旬不同。

初六 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幹：借为贯。《尔雅·释诂》：“贯，习也。”习即继承，指继承父业。

考：借为孝。

能继承父业则为孝子，没问题，即使有什么不好，终于还是吉利的。

九二 幹母之蛊，不可贞。

当时是父权制的时代，妇女没有地位。儿子如果按了母亲的一套去做，当然是不利的。

九三 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继承父业，就算有小毛病，但也不会有大问题。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光大。

吝：难。

想光大父亲的事业，但实行起来则遇到困难。

六五 幹父之蛊，用誉。

继承父业，干得很好，因此得到美誉。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以不做官为高尚。意思是只想干家事，继承父业。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黑暗，人心思遁。

环绕继承父业的问题，表现了当时的家庭伦理观，详叙了三种情况：一、只求维持父业；二、想光大父业，但做起来困难；三、光大父业，得到美誉。并认为不做官才高尚。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

临(卦十九)

䷒(兑下坤上)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从高视下。从臣(临的繁体作臨)，臣是目字的隶变。金文从目。《国语·周语》：“受职于王，以临其民。”临有治义。卦中讲治民之术，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至于八月，有凶。”当是旱占，《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作者引旧筮辞作比喻，以旱之望云霓喻民之望治。“元亨。利贞。”当属另占之贞兆辞。

初九 咸临。贞吉。

咸：借为感。

以感化政策治民，吉。贞吉是说明语。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咸临，与上爻之“咸临”辞同而义异。辞同义异之例，在《周易》中甚多，如《蒙》有二“童蒙”，《节》有二“苦节”，《损》有二“弗损益之”，意义都不同。本卦的“咸临”也一样。上爻说的是以感化政策治民，本爻说的是以温和政策治民。咸，同于誠。《说文》：“誠，和也。”咸临，如《书·无逸》说的：“咸和万民”，《召诰》说的“其丕能誠于小民”。咸临即誠临，咸和于民。用温和政策治民则吉，无不利。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用拊制压迫的政策治民。甘，借为拊。

攸：所。

既：若。

与咸临相反的拊制政策，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做到忧民之所忧，关心百姓疾苦，才可以无咎。

六四 至临。无咎。

至临，躬亲政治，即指统治者要亲自过问、处理国事。《诗·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不自为政，卒（瘁）劳百姓。”如果躬亲政治，则可无咎。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同智。

宜：应该具备的。

儒家理想的帝王叫圣人，圣人即耳聪目明者。《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统治者具备聪明睿知，用以治民则吉。与此爻观点一脉相承。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敦：同惇，惇厚诚实。

统治者要惇厚诚实，才能得民心，吉而无咎。

这是政治之卦。前半说的感化、诚和、忧宽，是指政策而言；后半说的躬亲、明智、惇厚，是指统治者的品质而言。前半说德治，后半说人治。在周公提出的德治的基础上加上“知”，这是作者的新见解，对后代影响很大。同时又反对拊制压迫。这都是针对当时黑暗的贵族统治提出来以企图挽救周室危机的。

观(卦二十)

䷓(坤下巽上)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观察。谈政治上如何观察和观察什么。为政治专卦。以

“观”为联系，从内容标题。

盥(guàn 贯)：同裸，灌酒以祭为裸。《书·洛诰》：“王入太室裸。”《诗·文王》：“裸将于京。”裸、将，都是祭名。李鼎祚《集解》：“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

荐：献，指献牲。

孚：俘虏。

颡(yóng 庸阳平)：《说文》：“大头也。”颡若，头大的样子，指俘虏头部被打得肿痛的。

卦辞举祭祀之例说明观察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什么都一律看待。凡祭祀，都先灌酒，后献牲。但现在却灌酒降神而不献牲，这是因为用作祭牲的俘虏被打伤，伤得头青脸肿，不宜用于献神。古代祭神，必定用完好无缺的。春秋时用牛牲，牛角伤坏的就不用；周人早期用俘虏做人牲，战俘被打伤也就不用了。象祭祀这样的大事，因为牺牲不完好，不得不停荐，可见观察的重要性。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观：愚昧幼稚的观察。童，犹“童蒙”之“童”，指奴隶。贵族是轻视奴隶、把奴隶看作愚蠢无知的。

看问题幼稚无知，不深刻，对小人无所谓，因为他们所担负的责任小；对于担负政治重任的君子来说就不行，就会遇到困难了。

六二 闚观，利女贞。

闚观：一孔之见。

一孔之见，目光短浅是不好的。但对于闭守在家里的古代妇女说来还可以。言外之意是君子就不应如妇人之见识。爻辞不说君子，是承上文省。

六三 观我生进退。

我生：即我姓，指亲族。生，姓本字。金文“百生”即“百姓”。百姓是各族首领，我姓是亲族首领。

进退：行动，指为政措施。

意谓要体察亲族的动向，根据他们的意见来决定为政的措施。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光：光明。

宾：宾聘，联盟的意思。

王：指周王。

上爻谈国内，本爻谈对外。对外要观察那些国家比较光明，跟它结盟，拥护王室。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体察亲族的意见，就不会有困难。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其生：指疏族，其他部落氏族。

不仅体察亲族的意见，还要顾到他族，多方听取意见，就更不会发生困难了。

以上二爻说明：统治者不能以自己的意志行事，独断专行，还要听取各族首领的意见；不但听取亲族的，还要顾到他族的，眼光放得越广越远越好。

卦爻辞中再三提君子，很明显，这是针对统治者说的。论及要明察、聪明而看得远大，要体察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不要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要鼠目寸光，不要顾亲不顾疏等，目的都在于挽救即将沦亡的周室。

噬嗑(卦二十一)

䷔(震下离上)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shì hé 逝合)：和现代汉语“吃喝”音义均近。全卦讲饮食

及跟饮食有关的事,以噬嗑为联系,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有吃有喝,对贵族当然是“亨”的,但奴隶们在饮食上小犯错误就得担枷入狱,如《鼎·九四》说的:“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形渥,借为刑剗,大刑也。“利用狱”,是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说的。

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履:拖。字从娄,娄义同曳。《诗·山有枢》:“弗曳弗娄。”

校:刑枷。

灭:遮盖。

奴隶因饮食小过受刑,拖着刑枷,遮住脚板。无咎,另占。本卦贞兆辞多属另占。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肤:肥美的肉。《释文》引马融注:“柔脆肥美曰肤。”而且猪、鱼及其他兽肉都说肤。《仪礼·士聘礼》:“肤,鲜鱼,鲜腊。”《礼记·内则》:“麋肤,鱼醢。”

这里说贵族大啃其鲜肉鲜鱼,连鼻子也给遮住了。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干肉。

为了把一时吃不完的肉保藏起来,因此把它晒干或烘干,制成腊肉。但制作不善或保存不善,干肉就会变坏有毒,同时打猎时的铜箭头在里面生锈也会有毒。所以吃干肉会中毒。不过还算好,不严重。

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乾肺(zǐ 子):干肉。肺,连着骨头的肉。

金矢:铜镞,铜箭头。

吃干肉而发现肉中有铜箭头。“利艰贞”即早占吉利,粮食可望丰收。从吃肉顺便说及农业。

六五 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黄金：铜铍。

吃干肉而发现铜箭头，吃了有点不舒服，没有大问题。

上九 何校灭耳。凶。

何：借为荷。

奴隶因饮食小过受大刑，担枷遮住耳朵。“凶”，属另占。

在饮食问题上，一边是贵族的享乐，一边是奴隶的受刑。可见阶级的压迫与对立是严重存在的。

贲(卦二十二)

䷖(离下艮上)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bì 闭)：有三义：从贝，本义为装饰；弁声，借为奔；又借为殓。一词多义，以多见词标题。

“小利有攸往”，占行旅，属附载。贞兆辞“亨”也不连读。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贲：饰，装备。

趾：脚趾，代指脚。

舍：通捨。

徒：徒步行走。

本卦讲的是一个对偶婚迎亲的故事。住在我国东北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族在解放前还保存着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在订婚以后，男方要向女方赠送若干礼物，如驯鹿（一般为十只）、酒、灰鼠皮等。到要结婚时，男方的‘乌力楞’（家庭公社）不管离女方‘乌力楞’多远，也一定要迁徙到和其靠近的地方。到结婚那天，新郎¹先到女方家去，陪同前往者有其亲生父母、两位长老及男方‘乌力楞’

的全体成员。”^① 鄂温克人的婚俗，刚好用来说明本卦所写的对偶婚迎亲的情况。

全氏族向女方迁徙时，必然有坐车有走路的。贲其趾，是把脚装备好，准备不坐车而徒步行走。大概这些都是青壮年。

六二 贲其须。

须：胡须。

随迁的还有老年人，长老之类，行前把自己的胡须修饰一番，一派喜气洋洋。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贲：借为奔。

濡：汗湿。

本爻与下爻是写途中情况：人们奔跑前往，跑得一身大汗。“永贞吉”属另占。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pó 婆)：借为燔，郑玄本作燔，即焚。

翰：黄颖注：“举头高仰也。”马头高仰是一种飞驰姿势。《诗·常武》：“如飞如翰。”翰从羽，义同于飞。

一路奔跑，太阳晒得象火烧一样，新郎和小伙子们骑着白马飞奔。这一群人不是来抢劫，而是来娶亲。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丘园：女家附近的地方。

束：帛五匹为束。

戔戔：马融注：委积貌，一大堆的样子。

跑到丘园，到了女家，送上一束束的布帛，堆成一大堆。“吝，终吉。”属另占。

上九 白贲。无咎。

^① 秋浦等著《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第 73 页。

贲：借为豮，大猪。

还要送上白色大肥猪。“无咎”，另占。

对偶婚起源于原始社会中期，奴隶社会当仍其遗俗。但历史文献已难找到关于它的记载，而《周易》却有几处说到：《屯》卦说的是求婚，《睽》卦说的是订婚，本卦说的是结婚，合起来约略看到对偶婚的图景。

卦爻辞按男方氏族成员往女家迁徙的行前准备，途中情况，和到达女家后送上礼物等次序叙述，条理十分清楚。

剥(卦二十三)

䷖(坤下艮上)剥。不利有攸往。

剥：有击、治、离等义。《诗·七月》：“八月剥枣。”传：“剥枣，击枣也。”《广雅·释詁》训离。以多见词标题。

“不利有攸往”，占行旅，附载。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剥：敲击。这里指造车时的动作。

床：车厢。这里指代车子。

以：与，及。

蔑贞：梦占。梦，蔑一声之转。《谷梁传》昭公二十年经：“曹公孙会自梦出奔宋。”《释文》：“梦，本或作蔑。”此梦蔑通借之证。

“剥床以足”，是梦占词。这是说农民被贵族征调去造车子，夜里还梦见敲击时伤及脚部，梦后占筮，得凶兆。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王引之《经义述闻》：借为蹠，声通。蹠，膝头也。

农民梦见造车时敲击而伤及膝头，又占得凶兆。

六三 剥之。无咎。

之：代词，指车。陆德明《释文》认为：“作‘剥之，无咎’，非。”汉石经、京房等古本均无“之”字。其实有无“之”字，意思一样。

这是从贵族的立场说，认为农民应该照常造车，没问题。

六四 剥床以肤。凶。

肤：《说文》籀文作𠂔。俞樾《群经平议》云：腹前为𠂔。肤借为𠂔。

农民梦见为贵族造车时敲击而伤及腹部，又占得凶兆。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射中了鱼。贯，中。《诗·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舞要齐，射要中。《仪礼·乡射礼》：“司射命曰：‘不贯不释。’”郑注：“贯犹中也。”射鱼为献祭。《礼记·射义》：“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此言宫人射中了鱼，得到参加祭祀的荣宠。与前农民为贵族造车受伤作对比，说明待遇不同。对宫人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大果实。

剥：离。

庐：草房子。《诗·信南山》：“中田有庐。”庐在田中，农民所住，草棚之类。

硕果不食，是比喻语。比喻劳动果实自己不能享受。农民被征调去为贵族造车子，要离开自己的家，君子得舆了，农民却没得坐。

这是一个政治卦，着重反映了农民受贵族剥削的情况。

复(卦二十四)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往复之复。这是行旅专卦，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朋来：获得朋贝。即赚了钱。

卦辞总提行旅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出门不要生病；二、赚了钱而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三、路上来往很快，七天就可以了。说明行旅一切顺利。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祇(zhī 支)：大。

走没有多远就回来。“无祇悔”和“元吉”是两个贞兆辞，意即没有大问题，大吉大利。

六二 休复，吉。

休：美善也。

美满地回来，吉利。

六三 频复。厉，无咎。

频：借为颦，皱眉头。

厉：危险。

颦眉蹙额回来，一定是碰上非常不如意的事，很危险，但终于脱险而回。

六四 中行独复。

中行：中途。

跟人结伴相随，中途独自回来。事情或好或坏，故不说吉凶。

六五 敦复。无悔。

敦：迫切也。

匆匆忙忙地回来，想必有事，但没有大问题。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灾眚：灾殃，灾难。

以：与，及。

国君：这里指主帅。

迷失道路是凶险的，不但白跑一场，甚至有灾殃，如“折其右肱”（《丰·九三》），“需于泥，致寇至”（《需·九三》）之类。但个人的“迷复”，虽然不幸，关系还小。至于行军迷路，就非常危险，会导至大败，甚至会全军覆没，连主帅也被俘或受伤。结果大伤元气，十年也不能恢复，丧失了作战能力。

主要讲行旅。提出行旅要注意的事项，分别说明路上来回的各种情况。行旅与商旅不可分，并因行旅“迷复”而想到行军迷路的情景，所以又谈到商旅和行师。这是连类插叙法。

无妄(卦二十五)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妄有二义：一、乱也；二、犹望。（见《释文》引马、郑、王肃所云。）无妄即非意料所及。卦以多见词及妄之二义标题。

匪正：不正当。

眚：灾殃。

卦辞从正反两面说：不要胡想乱行，就大吉大利；如果思想行为不正当，就会有灾殃。“不利有攸往”，属另占附载。

初九 无妄往。吉。

往：行。

行动不乱来就好。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菑(zī 资)、畲(yú 于):《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新开荒的田叫菑，耕到第三年的熟地叫畲。在本爻中均作动词用，菑为开荒，畲为耕熟地。

不耕种就要收获，不开垦荒地就想种熟地，都是妄想。“则利有攸往”，俞樾《群经臆义》认为是反语，则犹岂。意为妄想者难道行往就有利吗？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或：指贵族，邑主。

举例说明妄行的错误和意外的灾难：邑主把牛绑在一个地方，给过路人顺手牵走了。过路偷牛的是有所得了，但邑人却倒霉，灾难临头了。因为邑主不见了牛一定责罚邑人失职，甚至冤枉他们偷走了，乱加惩处。这说明邑主与行人的妄行，而邑人得了意外之灾。

九四 可贞。无咎。

可：利。

贞：问。

承上文，意谓查问一下有好处。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药：作动词，吃药。

得了病不胡思乱想，心情舒畅，宁神静养，不吃药也会好转的。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行！有眚。”文中有省辞，意即不要妄行！如果妄行则有灾殃。

这是一个关于行为修养之卦，说明思想行为都要正当，不可乱

来。否则,总是会产生灾祸的。

大畜(卦二十六)

䷙(乾下艮上)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见《小畜》注。从内容标题。

不家食:不回家吃饭。

农民在地里劳动,就在田头吃饭。《诗·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也反映了同样情况。“利涉大川”是占行旅,附载。

初九 有厉,利已。

厉:危险,危急。这里作名词,指危急的事。

已:借为祀。

有危急的事发生,古人必祭祀。危急的事大概如许多农业卦里提到的敌人抢粮之类。

九二 舆说辐。

说:通脱。

輶:通辐。

在运输中车轮子坏了,辐条脱了出来。这种事在工具粗劣的古代是会经常发生的。《小畜·九三》也说:“舆说辐,夫妻反目。”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逐:交配。《集韵》:“逐,牝牡合也。”马交配时必走逐,故逐即交配。

艰:旱。

曰:日字形讹,《集解》作日。

闲:通娴,习,熟练。

舆卫:车战中的防卫。

共占了四件事,三件与农业有关:一占良马交配,繁殖马群;二

占旱灾而得吉兆；三占每天练习防卫性的车战，对付敌人，保护庄稼。第四件是占行旅，附载。

六四 童牛之牯。无咎。

童牛：公牛。童借为牯。

之：则。《诗·鹁之奔奔》，毛传作“鹁则奔奔”。

牯(gù 牯)：亦作牯，牛角上的木架。《说文》告部引《易》作“僮牛之告”，说“牛触人，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也。”告人之说，出于附会，段玉裁注指出他的错误，谓：“牛与人口非一体；牛口为文，未见告义；且字形中无木，则告义未显；且如所云，是告可不用口也。此许因‘童牛之告’而曲为之说，非字意。”许慎用孟喜《易》作“告”，故附会了，但谓“牛触人，角箸横木”，则是对的。虞翻注：“绳缚小木，横箸牛角。”说同。

公牛性野，会触人，用木架架住牛角，就不会伤人了，所以“无咎”。

六五 豮豕之牙，吉。

豮(fén 坟)豕：奔突的大猪。豮，从贲，义为奔。

之：则。

牙：同互，加木为𪔐，即木框、木架之类。

大猪奔突，会毁坏庄稼，所以用木架架着头部则吉。

上九 何天之衢。亨。

何：借为荷，承受也。

衢：休也，祥也。瞿声。𨇗，读若拘（《说文》）。休，读若煦°（见《周礼·考工记》弓人“休于气”郑注。）拘、煦，均以句声。鸛鸛也作鸛鸛，可作助证。故衢、休声近义通。

古人靠天吃饭，没有水旱，就是得到天的福祐，大吉大利。如《诗·长发》：“何天之休。”《下武》、《桑扈》：“受天之祐。”

本卦与《小畜》都属农业专卦，但比《小畜》内容上多了饲养牧畜一项。牧畜也属农业范围。

颐(卦二十七)

䷚(震下艮上)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yí 夷)：面颊。《释文》：“颐，养也。”粮食是否充足、营养好坏都会反映在面颊上，所以这是农业专卦，却以“颐”标题。这不但因为“颐”是多见词，同时也与内容有关。

观颐：研究养生之道。观，观察，研究。

口实：食物，即口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晏子的话：“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口实即口粮。

作者认为，养生要靠自己来解决粮食问题，不能靠人，更不能去抢人家的。这是他的一贯主张。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灵龟：代指财宝，财富。这原是占卜用的，十分贵重，如《损·六五》、《益·六二》都说：“或益之十朋之龟。”《书·大诰》说“大宝龟”。

朵颐：颐颌丰满，圆鼓鼓的，象花朵一样。这是丰衣足食的象征。

你放着大量财宝，还来窥伺我的衣食，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对那些抢粮者说的。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颐：善于颐养，好好解决养生问题。颠，真声，故借为慎，善也。

拂经：开辟阡陌，垦荒。拂借为剌，声通。剌，击也（《说文》），斫也（《广雅·释言》）。经，《广雅·释言》：“径也。”指阡陌。

丘：丘陵。

为了好好解决粮食问题，就得垦荒开田。如果为了粮食而去征伐别人，抢粮食，那是坏事。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违背颐养之正道。拂，逆。

用：利。

不走正道去解决粮食问题，即不垦荒耕种，而靠抢夺。那就很坏，十年都很倒霉，甚至永远倒霉。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颠颐：这是引六二爻而省辞。

眈眈：盯得紧。

逐逐：动得快。

这从两方面说：一方面要善于颐养，象六二爻说的那样开荒耕种；另一方面要注意敌人的抢掠。因为那些抢掠者象老虎攫食一样，睁着两眼盯着，想一下子扑过来抓过去。只要有戒备，是不会出问题的。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这是“拂经于丘”的省辞。

不可：不利。

这是说开垦种植，对定居是有利的。“不可涉大川”，占行旅，附载。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颐：遵循颐养的正道。

按照正道去解决粮食，即“自求口实”、“拂经于丘”，是会有一段时间相当艰苦的，但收获后可以由缺粮变为足粮，那时候就好了，故由厉而吉。“利涉大川”属另占附载。

这是一个农业专卦。作者先提出要自养的理论，然后讲解决的办法，进而又反对抢掠的野蛮行为。卦爻辞就正反两面反复讨论：

正面：观颐，自求口实；拂经于丘；颠颐；由颐。

反面：舍尔灵龟，观我朵颐；颐征；拂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大过(卦二十八)

䷛(巽下兑上)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太过。大，古文通太。卦中说的是一些过头事，从内容标题。

桡：弯曲。

栋梁压得太重，以至变了形，弯曲了。这是举例说明“大过”之义。“利有攸往。亨。”属另占附载。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藉：古蓆字。

白茅：比较贵重的一种茅草。《诗·野有死麕》里说那位男子把鹿送给女子，为了表示敬意，就是用“白茅包之”的。《礼》曰：“封诸侯以上，藉以白茅。”《说文》：“藉，茅藉也。”封诸侯是大事，故用白茅之藉。《庄子·在宥》：“筑特室，席白茅。”席同藉。《达生》：“十日戒，三日齐(斋)，藉白茅。”以白茅为藉铺垫。都有表示谨慎、洁白之意。

这里说用白茅作藉子铺垫，表示十分恭敬谨慎。谨慎就不会太过了，所以无咎。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借为莢，草木新生、发芽。

枯老的杨树重新发芽。这是起兴，引起下文，并比喻老头子娶

了年青女子为妻。“无不利”，吉兆。

九三 栋桡。凶。

栋梁向下弯曲，易于塌下压伤人，故凶。这是象占辞。下同。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隆：指中间高起来。

它：事故。

栋梁中间隆起，一般不至于塌下伤人，故吉。但终于发生事故，有点不妙。

九五 枯杨生花，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枯老的杨树重新开花。这也是起兴，并比喻老妇人找了个年轻的丈夫。“无咎无誉”，不好不坏。因为这种婚俗，在古代是不以为怪的。当然，作者认为还是太过分了。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灭顶：淹过头。

渡河涉水，水深得淹过了头，那是很危险的，但终于渡过去了。

卦爻辞中举了一些日常生活、婚姻礼俗中不太正常的例子，说明虽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也是太过了。

坎(卦二十九)

䷜(坎下坎上)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坎：重坎，意谓坎坑之中又有坎坑。坎，坑，陷阱。本卦事类不一，以“习坎”为形式联系标题。称“坎”，省“习”字，这是为了方便，易于称谓。

尚：助。

卦辞说把俘虏关在坎穴中，用好言好语劝说他，或以酒饭款待

他，使他甘愿当奴隶。“行有尚”，谓途中遇到帮助。占行旅，属附载。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dàn 旦):象人在两坎之中，上穴下臼。穴、臼都是坎坑。

这是说有双重的坎坑，进入坎坑中，下面还有坑。窞入重坎中，是非常危险的。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明知坎有危险，但为了生活，要有点收入，只得冒险下去。“小得”指打到鱼，与之相对的“大得”指猎得野兽。大概坎中有鱼，所以入坎打鱼为“求小得”。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至。

枕:古文作沈(《释文》)。《说文》:“沈，陵上瀉水也。”段玉裁注:“谓陵上雨积停潦也。”即地上深坑的积水。

深坑积水多了，久了，就会有鱼在那儿生长。为了打鱼，来到坎坑，坎坑危险而又水深，一下去就窞入重坎。非常不利。

以上三爻说的都是下坎打鱼的事，《井·九二》也说到“井谷射鲋”，即在深坑中射小鱼。这些都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生活。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装酒的器皿。

簋(guǐ 鬼)贰:二碗饭。簋，盛饭的器皿。《周礼·舍人》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缶:指陶做的樽、簋。樽、簋有铜制与陶制的两种。贵族用铜制的，这里说的是给俘虏用的，是陶制的，如《比·初六》说的:“有孚，盈缶。”

纳约自牖(yǒu 有):闻一多确有确解，谓“约犹取也”。从勺之字如酌、钓、杓等都有取义。“纳约自牖”，言酒食从窗户送进取出。这

指牢狱说。“土狱，凿地为窖，故牖在室上，如今之天窗然。以地窖为狱，则狱全不可见，惟见其牖。书传称殷狱曰牖里，或以此欤？”^①此种地窖，即坎的一种。考古家在陕西洋河两岸张家坡遗址发现一些房屋遗址，都是挖在当时地面以下的半地穴式的住室。房屋附近，有些有窖穴和水井。^②人们住在地穴里，管制的俘虏当然关在地窖里。

爻辞说把俘虏关在窖穴中，酒食都从窗户送进取出。款待的结果，俘虏终于服从做奴隶，所以说“无咎”。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陷阱。

祗：郑玄注：“当为坻，小丘也。”（《释文》引）

这是渔猎时代转到农业时代大量开垦田地来耕种的事。渔猎时代挖了许多陷阱捕兽。到了以农业为主的时候，就得逐渐把陷阱填平。爻辞说陷阱没有填满，小山头却锄平了。无咎，说明对耕种没问题。

上六 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绑。

徽纆：绳索。三股为徽，两股为纆。（《释文》引刘表注）

丛棘：指牢狱。古代狱外围上荆棘，以防犯人越狱。故以丛棘代指牢狱。如《左传》哀公八年：“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太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囚之以棘。”

三岁：多年。

这是说把俘虏捆绑得紧紧的，放在周围有丛棘的作为牢狱的地窖里，关了多年还不能使他服从当奴隶，最后还出了事，所以说“凶”。

① 《周易义证类纂》。

②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53页。

本卦虽然事类不一，但作者似有意分析和反映社会的变化发展：从古远的渔猎时代讲到农业时代。前三爻讲渔猎时代的打鱼；四五爻讲用酒饭款待战俘，使之成为奴隶，增加农业劳动力，以及填阱、开田等。这大概是到了奴隶缺乏的奴隶社会末期的事。

离(卦三十)

☲(离下离上)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通罹，指遭祸。卦中主要讲战祸，从内容标题。

“畜牝牛吉”，这是畜牧之占。畜牝牛是为了繁殖。牛的运用很多，战车战马都用牛革带。鞶带、战鼓也用牛皮制。所以与战争问题连说。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步履。

错然：错杂的样子。

敬：借为儆，警戒。

听到错杂的脚步声，肯定出了什么事，大概是发现了敌人来犯，大家准备迎击。由于警惕戒备，终于没事了。

六二 黄离，元吉。

黄离：即黄鹂，黄鸟。

这是鸟占。离有罹难之意，认为当有敌人来犯，故占，而得元吉之兆。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昃(zè 仄)：指太阳偏西。

离：灾难，此指敌人入侵。

鼓缶：击缶。缶是陕西一带的乐器，李斯《谏逐客书》说这是道

地的秦乐。

大耋(dié 迭):老头。

嗟:叹息。

凶:据《释文》,古文和郑玄本无。比王弼本有“凶”字好。因中间两爻相对,九四爻也没有贞兆词。且“大耋之嗟”并非表示悲伤之意。

这是写敌人的一次袭击:一个黄昏,敌人突然袭击,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妇幼在齐声高叫,这不是唱歌,因为没有乐器伴奏,而是呐喊抗敌;老头们有心无力,只好在那里叹息。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弃:甲骨文从子从手从箕,即捉住小孩扔到箕里。或加丝旁,即用绳捆起来,手旁或有水滴,象血。金文从倒子,两手捉住,扔到箕里。均为残害小孩之象。

这是写敌人的另一次袭击:突然冲过来,能烧就烧,见人就杀,抓到小孩就摔,残暴得很。使被袭一方遭了一场大灾难。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沱若:下大雨的样子。这里形容眼泪之多。如《诗·泽陂》:“涕泗滂沱。”

戚:忧伤的样子。

遭受了敌人的抢掠屠杀之后,大家忧戚悲叹,泪下如雨。这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场面。坏事可以变好事,在血的教训中,可以化悲痛为力量,所以说“吉”。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醜。无咎。

有嘉折首:有嘉国的国君给斩首。有嘉就是上文所说的侵略者。

匪:通彼。

醜:众,指敌人说。

在王的带领下反击敌人,把有嘉国的国君斩首,抓到了许多俘虏。经周人的这次反击,有嘉国当是灭亡了。

这是个军事专卦。六爻分三部分,前部说对敌警戒,中部说敌人侵袭,后部说对敌反击。第三爻承上,第四爻启下,连环式结构。

下 经

咸(卦三十一)

䷞(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朱骏声说:“咸者,𩚑之古文,啗也。从口从戌,会意。戌,伤也。”^①朱说很对,戌即斧钺之钺。《书·君奭》:“咸刘厥敌”,谓斩杀敌人。故咸有伤义。卦爻辞内容散杂,以多见词标题。

取:同娶。

“取女吉”是婚姻之占,与咸伤之义无关,属附载。

初六 咸其拇。

拇:马融、郑玄等谓足大指。《子夏传》作踬。借拇为踬。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腓(féi 肥):腿肚子。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执:同咸,换辞同义。

随:从隋,腓肉也。

以上三爻所说,伤了拇、腓、股、随,当属梦占辞。筮占亦凶,只利于居。受伤难行,故往则吝,有困难。表明筮占与梦占相应。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即童童。《广雅·释言》:“童童,盛也。”王肃谓:“往来不绝貌。”

朋:朋贝,货币。

^① 《说文通训定声·临部》。

“贞吉”与“悔亡”是两个相反的贞兆，一吉一凶，是不同时的两次筮占，与贞事没有联系。本爻辞主要写市场人来人往，很热闹，大家在做买卖。商人实现了自己的打算，赚了钱。

九五 咸其脢。无悔。

脢(méi 梅):《说文》:“背肉也。”

背上伤得不严重,所以“无悔”。

上六 咸其辅颊舌。

辅:借为𩚑。𩚑颊,脸部。

脸部连同舌头都伤了。以上二爻也是梦占之辞。

本卦为《下经》的首卦，与《上经》的首卦《乾》一样，主要是象占。这在《周易》是很少见的。卦爻辞以梦所见事，即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进行占筮，伤拇、腓、股、脢、辅颊、舌，由人体之下而上，依次排列，很有组织。贞事的只有婚姻和商旅，属家庭生活的内外两个方面。但与咸义无关。

恒(卦三十二)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常。卦内谈及行旅、浚土、田猎、雷雨等，都是日常生活之事。以多见词标题。

往:外出。这里似指田猎。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jùn 俊):挖土。

挖土的事很多，挖地窖、挖水井、挖陷阱、挖沟洫。这里指挖陷阱，挖了又崩塌，又得再挖，所以说“浚恒”，经常挖。“贞凶”，表示艰苦，难免出事。所以没有什么好处。

九二 悔亡。

只有贞兆而无贞事。贞事可能与初爻同。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德：通得。

承：奉送。

羞：馐本字，从手从羊。羊是美食。

田猎不能常有所得，幸好有人送来了美味的食物。这体现了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的原则。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鄂温克人也是如此，甚至打到野兽的人必须把最好的兽肉让给别人。

九四 田无禽。

田猎打不到禽兽。意同上爻。这是常事。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与九三、九四两爻相反，田猎常有所得。“贞妇人吉，夫子凶。”属另占附载，不连上读。过去妇人在家庭中为从属地位，受压迫，所以吉凶与夫子相反，表明利益对立。

上六 振恒。凶。

振：张璠和李鼎祚《集解》作震，雷雨。

常有雷雨，生活不好过，故“凶”。

本卦讲古代社会生活、生产上的许多困难。可见古人日子不好过，生活艰苦，生产繁忙。

遯(卦三十三)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贞。

遯(dùn 盾): 遁的异体，隐遁。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亨。小利贞。”两个吉兆，有表示赞同隐遁的意思。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尾：尽也。（《方言》十二）

用：利。

全都隐遁，对国家就危险了。“勿用有攸往”，一般属占行旅，在这里有隐遁去了对国家不利的意思。《诗·白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马瑞辰说：“《方言》：‘慎，忧也。’‘慎尔优游’，犹云忧尔优游也。‘勉尔遁思’，亦望其勿遁之辞。”^①与本爻辞可相互发明，均有惜别之意。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执绑。

说：通脱。

用黄牛皮革把马绑住，牠是无法逃脱的。绑马是为了留人。如《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絜之维之，以永今朝。”这是说隐遁者骑马要走，把他的白驹系住，尽一日之欢，改日再走。与此爻意同。

九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羁系。

疾厉：连词同义，痛苦之意。

畜：豢养。

臣妾：家庭奴隶。

把隐遁者羁系住不让他走，他心里是很痛苦的。不象奴隶那样可以豢养起来。“畜臣妾吉”与隐遁者成反衬。如《白驹》中“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指那些贪图安逸的利禄之徒，与视富贵如浮云的隐者对比。用意相同。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① 《毛诗传笺通释》。

喜欢隐遁，对贵族来说就是不愿做官，洁身自好，所以是好的。如孔子称赞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就是这个意思。但隐遁对于奴隶、农民来说就是逃亡，如《诗·硕鼠》所说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作者站在贵族国家的立场，认为这是不好的。君子与小人、吉与凶，鲜明对立。这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九五 嘉遯。贞吉。

嘉：赞美。

上九 肥遯。无不利。

肥：借为飞。

远走高飞，隐遁起来，没有什么不好的。《淮南子·师道训》：“遯而能飞，吉孰大焉。”《后汉书·张衡传》：“利飞遯以保名。”都说明同一意思。

遯卦的政治背景，无疑是西周末年政治黑暗的反映。由于政治黑暗，斗争激烈，人人自危，而怀隐退之想。加之宗周洛邑地区的人情风俗又“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书·地理志下》）。作者同情隐遁者，而又为国家危亡担心。这可与《诗》中变雅之诗相参看，尤其《白驹》一篇，与本卦内容相似，有些话甚至雷同。

大壮(卦三十四)

䷗(乾下震上)大壮。利贞。

大壮：主要讲畜牧，以多见辞“壮”为形式联系标题。壮，一训伤，一训强健。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壮：伤。

征：指出门打猎。

有孚：获得猎物。

这是两次占。一占出猎不利，与伤了脚趾相应；一占出猎有所获。

九二 贞吉。

只有贞兆而无贞事，当与上爻“有孚”相关。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壮：强壮，大力。

罔：古网字

羝(dī 低)羊：公羊。

藩：篱笆。

羸(léi 雷)：拘系。

前半说狩猎，奴隶捕兽靠力气大，贵族捕兽用网。目的都是要抓活的来养。后半讲驯养野羊。公羊性野难驯，要用角撞羊圈的篱笆，结果篱笆把牠的角卡住了。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决：破。

輹：车。

輹(fù复)：通辐。

羊终于把篱笆撞破，摆脱了拘系，但跑出羊圈之后，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了。“贞吉”与“悔亡”是两次不同的贞兆辞。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易：即狄，声通。

这是因饲养而联系到周人的一件历史大事。周人居豳时，被狄人侵迫，太王以皮巾、犬马、珠玉送给狄人而求和。但狄人不肯，一定要占领周人的土地。太王只好带领周人迁居岐山。在避狄迁居中，狄人抢掠了大量牛羊。无悔，属贞兆辞，也说明虽然丧失了

许多羊，但迁岐后生产更加发展了，弥补了损失。《旅·上九》和《诗·豳》都说到这一历史事件，可相参看。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公羊触在篱笆上，两个角被卡住，退不得，进不成。筮占结果不利。但占旱情，却得吉兆，农业丰收可望。

本卦爻辞的意义，在于说明由狩猎发展为畜牧业，再发展到农业。以饲羊作为畜牧业的特征，并记载了历史上周人被狄人抢羊的事。

晋(卦三十五)

䷢(坤下离上)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进，指战争的进攻。这是军事专卦，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康侯：据顾颉刚先生说，指武王弟康叔封，封于卫。^①

锡马：指康侯受封于卫时，周成王把良马赐给他。

蕃庶：繁殖。

昼日：终日，一天。昼，通周。声通。

三接：多次交配。

康侯用成王赐给他的良种马来繁殖马匹，一天多次配种。这当是周人在西北时的经验，康侯把它传到中原。古代用车战，所以在军事专卦中先说良马的繁殖。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摧：摧毁。

罔：无。

孚：抓，抢夺。

^① 《古史辨》第三册《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裕:《说文》:“衣物饶也。”

进攻摧毁敌人,但没有掠夺财物。贞吉、无咎,是兆辞,也是说明语。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愁:借为摯或遘,都有围聚迫降之意。

介福:大福。

王母:指武王之祖母及母亲。

这里说的似是武王克商事。进攻并迫使商人投降之后,武王祭王母,说这是得王母的福祐。武王的祖母及母亲都是商女,所以克商后要对王母特祭。

六三 众允,悔亡。

众:奴隶之称。从事耕作,又征用去打仗。

允:借为鞫,《说文》解为进。故允与晋通。

悔亡:指战败。

说明用奴隶进攻会失败。在卜辞中,有“令申以众伐龙,戈(灾)”(《库方 1001》)。“王勿令卓氏众伐印方”(《殷后上 16·10》)。均是以众战失败的记录。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进攻而胆小如鼠,当然就要失败。所以占问的结果是危险。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恤:忧,气馁。

战败了,没有取得胜利也不要紧,不应气馁。因为战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再接再厉,就会打胜,无往而不利。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其:则。

角:较量。《孙子·虚实篇》:“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维:考虑。

进攻必须较量敌我双方的力量，考虑是否要攻城伐邑。“厉，吉；无咎，贞吝。”吉凶相反的几个贞兆辞并列，借以说明作战要考虑各方面复杂情况，有坏的和有利的方面，有比较好的和相当困难的方面。

这与《师》、《同人》、《离》都是军事专卦。爻辞分三部分：前部主要讲战术；中部讲士卒素质；后部讲战略。表明作者对于军事思想是有相当修养的。

明夷(卦三十六)

䷣(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

明夷：多义词。一犹鸣鵙，鸟名；一为坚弓之名；一为鸣弓；还可解作日落地下，日出处的国名等。以多见词标题。

艰：旱。

“利艰贞”，占旱则利，属另占附载。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若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借为鸣鵙，即叫着的鵙鵙。鵙、鵙形声均通，是一种水鸟，嘴长而阔，颌下胡大如数斗囊。若小泽中有鱼，就成群用牠们的胡囊把水淘干来抓鱼吃，故俗名淘河。

言：借为愆，罪。

爻辞前四句是一首民歌。开头两句用明夷起兴。明夷要淘干了水才有鱼吃，君子在旅途中找吃的也不易，已经多天没吃的了。类似这样的民歌，在《诗经》中不少，如《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这是送行诗。还有《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行，劬劳于

野。”不但句式相同，连内容也很相似。

引诗(包括民歌)为占，叫做谣占，属象占之一。这里的谣占主要说明行旅之难。“有攸往，主人有言。”为筮占，说旅客所到之处的主人有罪。这样客人免不了受牵连。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明夷：太阳下山。明，指太阳。夷，灭。

夷：借为痍，伤也。

用：因。

拯：通乘，声同。

壮：伤。

太阳下山的时候，左腿伤了。因为骑马回家，跑得太快跌伤的。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明夷：鸣弓，意谓拉弓发射。夷，从大从弓。

南狩：南方猎区。

大首：大头，指大头的猛兽，如虎兕之类，甲骨文中多画其大头为特征象形。

可：利。

在南边的猎区鸣弓发射，就得了大猛兽。占疾则不利。在旅途中怕害病。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左腹：左室。腹，借为窰。古代半地下式的房屋，有复室。左窰，即左室。

明夷：大弓。

心：心木，又叫朱或柘。朱、柘一声之转。这是一种质地坚硬的制弓的上等材料。

意谓一出门口就找到了制大弓的心木，回到左室开始制作。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殷纣王的哥哥。

之：往。

明夷：东方之国，日出处。

这说的是殷亡后的故事：纣王的哥哥到明夷国去。“利贞”，指利于出门。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周易》多在卦辞中解释或举例说明标题之一义。而本卦却在最后一爻解释：太阳下山，不亮了，天黑了。这就是明夷(灭)。太阳初登于天为明，后入于地为夷。

本卦主要谈行旅，也连及狩猎骑射。其中谈到用心木制弓，反映了当时生产工具的水平。

家人(卦三十七)

䷤(离下巽上)家人。利女贞。

家人：家庭专卦，以内容标题。

先说利于妇女的贞问，表明是家庭专卦。

初九 闲有家。悔亡。

有：通于。

在家里闲着是很不好的。悔亡，凶兆。是贞兆辞，也是说明语，判断是非。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借为队，即古坠字。坠，失也。

中馈：家中饮食之事，代指妇女家务。馈，食。

妇女在家中料理家务，没有失职，干得很好。贞吉，吉兆，说明

很好。与上爻相反。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hè 鹤):通嗷嗷。高、敖声同。《说文》:“嗷,众口愁也。”

嘻嘻:笑声。张璠本作嬉嬉,郑玄解为骄佚喜笑之意。

这里写两种家庭:贫苦之家哀号愁叹,嗷嗷待哺,但可以由贫苦而转好;富贵之家嘻嘻作乐,骄奢淫逸,终归倒霉。

六四 富家。大吉。

富:借为福。金文富字有作福的。富、福均从畐声而义通。经传中两字常常通借(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四)。上爻说的是富裕之家而“终吝”;此言“大吉”,可证富不是富裕之意,而是借为福。

幸福的家庭当然大吉。但什么样是幸福之家呢?这里只是先简单一提,在《渐》卦才详细叙述。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格,到。

有:于。

家:家庙。同于《萃》、《涣》卦中说的“王假有庙”之“庙”。因这卦说家庭,故不说庙而说家,指家庙,祭祖先的所在。

恤:忧。

王到家庙中祭祀祖先,祖先给家赐福,可以不用忧患,很吉利。

祖先是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成分,没有祖先就没有家庭。这是古代的一种家庭观念。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孚:俘虏。

威如:发怒反抗的样子。

抓到俘虏,开始还是反抗,不肯顺服,但最后终于归服了。故吉。

俘虏变成奴隶之后,也是家庭成员之一。恩格斯说,在罗

马，家庭一词，当初完全不是用于夫妻及其子女，只是用于奴隶罢了。^①

在这个家庭专卦中，作者谈到了各种家庭：有懒的，有勤的；有穷的，有富的；还有幸福之家，又兼及祭家庙和增加家中奴隶诸事。这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的组成单位是十分宝贵的。

睽(卦三十八)

䷥(兑下离上)睽。小事吉。

睽(kuí 葵)：《序卦传》：“睽者，乖也。”《杂卦》：“睽，外也。”《说文》：“睽，目不相视也。”卦中作名词，指旅人。因为旅人与家人乖离，旅行在外，不能与家人相见。从内容标题。

古代大事指战争与祭祀，其余都是小事。旅行也是小事。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古人出门行旅必占。行前占得“悔亡”，是凶兆，心里已有点不安。出门后马跑了，果然不吉利，但又想，马是养熟的，不必追，自然会回来的。步行向前，又见到一个容貌丑恶的人，想来大概遇上恶运了，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描写行旅者三个疑虑，非常细致。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主：接待旅客的主人。

古代没有旅店，要投宿人家。刚进小巷，就遇上接待的主人，很高兴。旅途没出事，一切平安。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舆：大车。

曳：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3 页。

掣(chè 彻):《说文》作掣,郑玄本作掣。制、切声同。从手作掣,为别体字,正体应作掣或掣,义为牛角一俯一仰,拉得很吃力的样子。

天:通颊,额。这里指烙额。《释文》:“天,剗也。马云‘剗凿其额曰天’。”

剗(yì 异):割鼻。

这是写奴隶赶车运输,旅人在路上看见的情景:前面有一辆拉货的车,走近一看,是牛拉的车,拉得很费劲,一只角高,一只角低,拼命拉还是拉不动。赶车的人帮着推,一看,原来是个烙了额、割了鼻的奴隶。开始拉不动,后来终于拉走了。

作者随旅所见,由远及近,由后到前;先见车,再见牛,后见人;牛怎么的拉,人怎么个面貌,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旅人孤单地走路。

元夫:闻一多说元应读为兀,《说文》髡重文作髡;輶车,经传皆作輶车。“元,兀古字。”^①其实兀从一从儿,甲骨文从一从二往往不分。元平声,兀入声,古音阴阳对转。兀夫,跛子。刖,《说文》作𠂔,“断足也”,重文作𠂔。兀、月、刖、𠂔,声义同。但兀和刖有别,兀是天生的跛子,刖是受刑的跛子。

交:俱,一起。

孚:被抓。

旅人孤单地走路,遇见一个跛子,和他一起走。谁知跛子是个逃亡的奴隶,被后面追来的一起抓住了。“厉,无咎。”虽然危险,但经过解释,终于没事。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悔亡:承上“交孚”而言,指被人抓住一事。

^① 《周易义证类纂》。

厥宗：他那个宗族的人。

噬：吃。

肤：肉。

意谓经过上爻所说的倒霉事之后，旅人不敢轻易跟人交往。见到一个人在吃肉，原来是他那个宗族的人。于是才往前走去。既然是同一宗族的，有什么问题呢？描写了旅人经过一次惊险之后，真如惊弓之鸟，很怕和人交往出事的心理状态。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豕：猪。

负涂：借为负涂，一声之转。意为运载。

载鬼一车：载着一车象鬼一样奇形怪状的人。“鬼”是图腾打扮。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图腾，多以动物为标志。族外婚时，打扮自己的图腾，以示族别。

说：通脱，放下。

这是写旅人的一场虚惊：旅人在孤单地走路，看见运载着几条大猪迎面而来，后面还有一辆大车，上面载满象鬼一般奇形怪状的人。开始张弓搭箭，要射旅人，后来放手松弓了，原来他们开玩笑吓人。这伙人不是抢劫的，而是以图腾打扮去订婚的。旅人照常向前，遇着下雨，却一切吉利，没生病也没出事。

这是行旅专卦之一，描绘了旅人在路途的三见三遇，很象一篇旅行日记。

蹇(卦三十九)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jiǎn简):《易传》多解为难,《说文》训跛。蹇从足,跛足则难行,故训难。本卦主要通过商旅来说明由难变不难之理,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利西南,不利东北。”与《坤》卦“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意同。这是商旅之占,从对立说。下面爻辞再讲对立转变。“利见大人”与“贞吉”均为另占附属。上六爻同。

初六 往蹇来誉。

誉:闻一多谓通趋。《说文》:“趋,安行也。”趋,从与。《论语·乡党》:“与与如也。”皇疏谓与与犹徐徐。徐徐也是安行之意。又《汉书·叙传》:“长情恂恂。”注:“恂恂,行步安舒也。”是趋、恂、与字异而义同。誉(繁体作譽)从與,义同与、趋、恂。

这是说商人出门时难行,回来时却很安舒。由难变安。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蹇:难上加难。

躬:自身。

王臣处境非常困难,不是他咎由自取,而是环境所迫。《诗经》中的“变雅”,抨击时政,自叹艰苦,也是这一时期王臣处境困难的控诉。这可能是当日情势,故特加插叙。

九三 往蹇来反。

反:犹反反。犹誉之借为与与。《诗·宾之初筵》:“威仪反反。”反反,广大美好的样子。

商人出门时困难,回来时却很好。由难变善。

六四 往蹇来连。

连:从车,通辇。《周礼·地官·乡师》:“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郑注:“故书,辇作连。”《说文》:“连,负车也。”“辇,挽车也。”负车和挽车都是拉的小车。

商人出门时步行艰难,回来时却有车可坐。

九五 大蹇，朋来。

朋：朋贝。

商人经历了极端的困难而后获利，赚了钱。由大难而变为得利。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借为拓，从石，声同。拓也作摭，《说文》拓重文作摭。《方言》：“摭，取也。”

商人出门时很艰难，回来时有所取，亦即赚了钱。与上爻“大蹇朋来”意同。

《屯》卦说许多难事，主要记事；《蹇》卦说由难变不难之理，主要说理，表现了对立面可以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

解(卦四十)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一为分解，一借为懈。内容讲商旅、狩猎、获得战俘，比较散杂。从多见词及解之二义标题。

夙：早。

“利西南”即《坤》卦说的“利西南得朋”，属商旅之占。去西南贸易可以获利，但如果无目的去，就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回来，回来就好；但如果去是有目的的，那就越早去越好。

初六 无咎。

无贞事。贞兆辞可能承上爻“有攸往”而言的。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黄矢：铜箭头。

田猎获得三只狐狸，带着铜箭头。这是已被人射伤而又逃跑

的狐狸，终于又被猎人获得。占得吉兆。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商人带着许多货物，又是背负，又是马拉，招人注意，结果强盗来了，倒霉。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而拇：懒动脚，不想走。解，通懈。而，其。拇，通踣，脚大趾，代表脚。

朋至：获得朋贝，赚了钱。

斯：则。

商人赚了钱而懈怠不想走，结果被人抓了。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系，束缚。

有：又。

解：解开，松绑。

有孚：战俘。

于：为。

小人：奴隶。

贵族把战俘绑起来而又解开，大概经过了多方迫诱之后，战俘表示愿意归顺了。所以战俘就变为奴隶。贵族得了劳动力，当然是吉利的了。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礼运》：“仕于公曰臣。”这里也指贵族。

隼(sǔn笋)：鹰。

墉：城墙。

在高高的城墙上，贵族把一只鹰射中了，并且抓到了。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

商旅获利，狩猎获兽，战争得俘虏，都有获得之义。这与“解”有什么关系呢？原始社会猎得野兽，把兽肉分为若干份，按人分配。这大概就是获得与分解两种意义相连的现实依据。

损(卦四十一)

䷨(兑下艮上)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减损。卦中内容散杂，与《益》卦是对立组卦。以多见词标题。

曷：闻一多谓应读为勾。《汉书·广川惠王越传》：“尽取善繒勾诸宫人。”注曰：“勾，乞遗之也。”金文勾字亦多用此义。

簋(guǐ 鬼)：饮食器。

享：宴享或祭享。

获得俘虏，当是益事。“元吉、无咎、可贞”，都是吉兆。“利有攸往”，对行旅有益。有人把两个簋送来，可以用来宴享，也是益事。这是一个《损》卦，卦辞却一连提到三件益事，表明损中有益。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借为祀。《革》卦“巳日乃孚”亦同。

遄(chuán 传)：速，快。

祭祀是大事，要赶快去参加。这才不会出问题。但有时亦可酌情减损，如《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酌损之”是理论语，说明益中可以有损。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跟上爻“酌损之”相反，有时不能减损，而要增益。具体情况不同，要分别处理。“利贞。征，凶。”属另占附载。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这是以行旅为譬，说明损益得失。三人同行，难免意见分歧，有一人被孤立，故“损一人”；一人走路，孤单寂寞，遇人可以作伴，即“得其友”。这是益。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损：减轻，消除。

使：使人祭祀。卜辞说使人于某，是使人往祭之意。如“使人于沚”（《乙 1355》），“使人于河”（《粹 36·46》）。

遄：速。

有喜：指病愈。

要使疾病减轻，赶快求巫祭神，病就有起色。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有人，这里指贵族。

益之：赐给。益，通锡，声近义通。

朋：贝一串十枚。

违：离，去。

有贵族赐来价值十朋的大龟，这是不能不要的。因为龟是用来占卜的，占卜不可减损。这说明有时只能益而不能损，也即“弗损，益之”的例证。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损益之：意谓弗损之、弗益之，不减不增，仍旧贯。

臣：奴隶。

家：家人。奴隶以家计算。铜器铭文每说锡臣多少家。无家，说明是单身汉。

不减不增，完全照旧，不会有问题。这说明在损、益问题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出门去有利，可以获得单身的奴隶。

这与《益》卦是对立的组卦，说明在损与益的问题上对立、转化的道理：或益或损；或损中有益，益中有损；或不益不损，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

益(卦四十二)

䷩(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散杂之卦，与《损》成组卦，说明损益之理。以多见词标题。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属常见附载辞，但也说明有益之事。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大作：大兴土木，建筑。《诗经》中多称建筑为作。

联系下文及周人的历史看，这个“大作”，似指太王迁岐后作庙筑城、文王作丰、周公营建洛邑等。这些“大作”，必然要占卜。（详见《书·雒诰》）《周易》即根据占卜材料编选入书。元吉、无咎，是占筮的结果。这些建筑事业是周人的大益事。可惜文字过简，难于考证。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与《损·六五》辞同，但意义有别。《损》卦侧重在“不克违”，这里侧重在益。这件事是有历史背景的。《书·大诰》：“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大诰》是周公奉命东征所作，诰是命龟之辞，是说文王遗给我们大宝龟，叫我们继承天命。“十朋之龟”即大宝龟。“弗克违”是指武庚作乱，违背龟卜天命，是决不能成事的。“王用享于帝”是指武王克商，享祭上帝，接受天命，代殷有天下。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指祭祀有所增益，用人牲。

凶事：丧事，指武王逝世。

中行：途中。

用圭：祭祀。圭，即珪。祭祀要执珪，故以“用圭”代指祭祀。

武王逝世，武庚煽动东方一些侯国作乱，于是周公东征。出师前要用人性献祭。开始没抓到俘虏，后来抓到了，在路上报告周公举行祭祀。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从：听命。

依：即殷，古音同。《康诰》“殪戎殷”，《中庸》引作“壹戎衣（依）”。《吕览·慎大》：“亲郛如夏。”高注：“今袁州人谓殷氏皆曰衣。”依、衣、殷都同音。

这是说东征胜利后，在班师回来的路上，报告周公成王有命，说把殷民处理好是有利的。周公把殷宗室微子启封于商丘，国号宋；把一些部落分给同姓国做奴隶，如分给鲁殷民六族，分给卫殷民七族；把殷贵族集中洛邑，直接统治。这就是“为依迁国”。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安抚。贾谊《新书·道篇》：“心省恤人谓之惠。”也引伸为感激。

问：送物给人。《左传》成公十三年“问之以弓”疏：“遗人以物谓之间。”

德：通得，指所得物质。

武王克商，俘虏了殷纣大量的奴隶兵，周公东征，征服了五十余国，两次得的俘虏很多。这里说对俘虏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好言好语进行安抚而无须用物质优待；一是用物质优待而使俘虏对我感激。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恒：常，指坚持不变。

没有人帮助，有时还要被人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守志不坚，就要坏事。这是作者回顾历史，又看到当时周室由盛而衰，行将危亡，有感而发的。

《损》卦贞事散杂，着重于照具体情况而分别处理的损益之理；《益》卦多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着重于周室兴衰（由益到损）的变迁。

夬(卦四十三)

䷪(乾下兑上)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guài 怪)：快的本字，有快乐、快速二义。内容占寇戎和行旅。以夬之二义标题。

扬：武舞。《礼记·乐记》：“干戚旄狄以舞之。”“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干扬是拿着兵器的武舞。

孚号：呼号。

有厉：指有敌人来侵犯。

在王庭中跳武舞，是快乐事。举例说明夬有快乐之义。人们在呼叫：“有敌人来侵犯啦！”从邑里传来命令：出击不利，要严阵以待。“利有攸往”是占行旅，不连上读。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壮：伤也。

不胜为咎：不胜之咎，很不好。

这是象占，占行旅。说明趾伤了，如果还去就非常不好。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惕号：惊惧呼号。

莫：暮本字，从日在草中，即太阳下山。

恤：忧。

人们在惊呼，因为敌人来犯，晚上要打仗。但不用担心。言下之意是早有准备了。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qiú 求)：颧骨。

夬夬：急急的样子。

若：而。

濡：淋湿。

愠：不高兴。

颧骨受伤，是象占。筮占则凶。这是一件事。另一件是占行旅：君子急速地独个儿在走，遇着下雨，被淋得一身湿，很不高兴，但没事。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肤：肉。

次且：借为趑趄。马融训“却行不前也”，走得很困难的样子。

牵羊：指牵羊去卖。

闻：借为问。

言：借为愆，亏失。

信：伸，伸白，说明。

臀部无肉，依上文，大概也是受伤了。·走起路来很困难。这是象占。下文是贞事：牵羊去做买卖，亏了本。问他是怎么亏的，他说不清楚。

恩格斯说：“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①《书·酒诰》也说：“犀牵车牛远服贾。”爻辞所说当是集体经营，由一人去卖。故同伙问他失利的缘故，要他说清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156页。

九五 菟陆夬夬中行。无咎。

菟：王夫之《周易稗疏》：“菟字当从从，而不从艸，音胡官切，山羊细角者也。”《说文》菟部：“山羊细角者，从兔足。”

陆：借为睦，跳也。

中行：路中间。行，甲骨文、金文作𠂔，象四通之路。

细角山羊在路中间跳得很快很欢，古人以为怪异，故作象占。筮占无咎。

上六 无号，终有凶。

这是讲敌人来袭击，没有发现，当然就没有报警，所以终于遭殃了。

卦爻辞多象占，有占行旅、商旅的。但主要讲防敌，说明有备无患，失去警惕就会遭殃。

姤(卦四十四)

䷫(巽下乾上)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gòu 垢)：借为逅，即遘，后、葍声通。古文及郑玄本作遘，与占出外有关。又借为婚媾之媾，与占婚姻有关。卦的内容散杂，以姤之二义标题。

壮：伤。

勿用：不利。

这是梦占。梦见女子受伤。筮占结果是不利于娶女。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金柅(nǐ 你)：铜制的纺车转轮的把手。

羸豕：瘦猪，指老母猪。

孚：乳也。(俞樾《群经平议》)

踟躅(zhí zhú 直烛):行走不利落的样子。

这是贞事与两个象占参合:衣服给纺车转轮的铜把手挂住了。这是梦境,筮占得吉兆。但占往外,则见凶象。衣服被挂住,与不利往外走相应。又见老母猪哺乳,走得很不利落。这是象占。筮占与梦境、豕象三者参对合证,大体相符。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借为庖。

宾:借为嫔。女嫁或男人赘都称为嫔。

这是梦占:梦见厨房有鱼,一般没什么问题,但占婚姻之事则不利。鱼与婚姻的关系,闻一多有《说鱼》篇,论证鱼象征婚姻,比喻匹配。举例极详。(见《神话与诗》)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咎。

得了噩梦而筮占,见厉而无咎之兆,不算太坏,转危为安。

九四 包无鱼。起凶。

起:动。

梦见厨房无鱼,比有鱼更坏,筮占得起凶之兆,意谓一动就凶。似亦与婚姻有关。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以:与。

包瓜:匏瓜。

含章:很有文彩。章,文彩。

陨:落,掉下来。

匏瓜与婚姻亦有关。古人结婚行合卺之礼,把一匏瓜分作两半作瓢,夫妻各执一瓢盛酒漱口。爻辞说梦见缠着杞树往上长的匏瓜,很好看。忽然从头顶上很高的地方掉下一个瓜来。梦占而无贞事,不见好坏。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姤：媾，婚媾。

其：而。

角：角斗。

梦见婚媾而发生角斗，当是劫夺婚。贞兆虽然不好，但是没什么问题。

卦爻辞以象占为主，内容比较散杂。但象占与贞事都与婚姻有关。

萃(卦四十五)

䷬(坤下兑上)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借为悴、瘁。《说文》：“悴，忧也。读如《易》萃卦同。”以多见词标题。

亨：卦辞中前一“亨”解享祀，后一“亨”属贞兆辞，表示吉兆。

假：到。

大牲：牛。古代以牛为太牢。

王到宗庙享祀。祭祀用牛牲，很吉利。说的都是祭祀事。“利见大人”与“利有攸往”属附载占辞。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孚：俘虏。

不终：没结果。指俘虏后来跑了。

若：而。

一握：闻一多谓同于嗔喔、咿喔，笑声。《说文》：“咍，喔也。”《楚辞·九思·悯上》：“谗谗兮嗔喔。”《楚辞·卜居》：“喔咿嚅唅。”注：“强笑噓也。”《韩诗外传》九：“喔咿而笑之。”一握，嗔喔、喔咿

同。^①

恤：忧。

这是说抓到了俘虏，后来跑了，引起了一场纷乱和忧虑，大家一面呼喊一面追捕。终于追回了，又高兴得嘻哈大笑，不再担忧没有人牲献祭了。“往，无咎”，附载。

俘虏是要逃跑的，因为不做祭牲就当奴隶。上文说祭祀，这当是作祭牲的。人们忧悴的正是怕没有俘虏做祭牲。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吉：永吉，长期吉。同于“永贞吉”、“利永贞”。占有占事的，也有占时的。卜辞有“卜旬”，即卜问一下这一旬是凶是吉。而《周易》有占“七日”的，占问一下这七天是吉是凶。“引吉”就是指较长的一段时间都吉利。

禴(yuè 跃)：经传作𩇑，祭名。《礼记·王制·祭统》说是春祭；《明堂位》和《周礼·夏官》说是夏祭。《诗·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按顺序，禴当为春祭。

本爻一是占时，一是占祭祀，贞兆指示春祭要有俘虏作人牲才好。这可与上爻连系看。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忧悴嗟叹，当指某事讲，似与九五“萃有位”，上六“赍咨涕洟”相关联。其余属另占。

九四 大吉。无咎。

只有贞兆而无贞事。可能与祭祀有关。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萃：借为瘁。

有：于。

位：职位。指所担负的国事。

^① 见《周易义证类纂》。

匪孚：没有俘虏。

《诗·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是说有人不做事，有人劳瘁为国。这类内容在《诗经》中不少，反映了西周末年贵族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爻辞中说“萃于位”就是“尽瘁事国”。“无咎”是贞兆辞，也是说明语，说明作者对这种人是支持和同情的。“匪孚”，联系上文当是祭祀之占。“元永贞”和“悔亡”是相反的贞兆辞，不是一时一事之占。

上六 赍咨涕洟。无咎。

赍咨(qí zī 齐资)：即咨嗟。

洟(yí 夷)：流鼻涕。

为国劳瘁，叹息流涕，时代背景似同于上爻。

卦爻辞主要谈祭祀与政治态度。祭祀主要用牛牲，但有时还用人性。这是西周末年的状况。有些贵族一方面为国操劳，一方面又为国担忧叹息。可见政局不稳，也反映了奴隶制日趋没落。

升(卦四十六)

䷭(巽下坤上)升。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上升、发展。以多见词标题。

南征吉。文辞过简，难以稽考。可以肯定不是指昭王南征而不复之事。究竟是指穆王征楚，还是宣王征淮徐，不能确指。以穆王大兴九师征楚为可能。^① 勿恤，表示不用担忧。“利见大人”属另占。

初六 允升。大吉。

允：借为鞫，《说文》：“进也。”

^① 见《艺文类聚》卷九引《竹书纪年》。

允升，前进发展，不详事实。大吉，贞兆与贞事相应。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用俘虏作人牲禴祭，是当时战争中常有的。可能即《益》卦“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指周公东征事。

九三 升虚邑。

虚邑：建于虚丘之城邑。

这是指进军于虚邑，战争获胜。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这可能指太王迁于岐山时事，也可能指文王迁于丰之前的事。中间还有王季伐西落鬼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等，都有可能享祭于岐山。

六五 贞吉。升阶。

升阶犹阶升，一级级上升，逐步发展。说得很泛，不知所指。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夜。

不息：不停。

日夜不停地发展，是兴旺发达的气象，故吉利。

本卦谈发展，言辞隐约。但从所提到事实的影子看来，可能是概括从太王到武王以至周公东征，国力不断上升，不断强盛的历史。

困(卦四十七)

䷮(坎下兑上)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一解困厄，倒霉；一解关管起来。两者又有联系。这是刑狱专卦，以困之二义及多见词标题。

言:借为愆,罪。

信:伸,说清楚。

有罪而无法申辩清楚,就要受刑入狱。“贞大人吉”属另占。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困于株木:挨株木所打。

幽谷:即监狱。

覿(dí 敌):见。

屁股挨了刑杖,再被关进监狱,三年都不见天日。

《周礼·秋官》:“司圜掌牧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牧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出圜土者杀。”圜土亦即监狱。“上罪三年”,可见“三年不覿”者是犯了重罪。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朱紱(fú 弗):红色的服装,代指穿红色服装的民族。不是国名。紱借为袂。《说文》:“袂,蛮夷衣。”少数民族至今仍有以服色分别种族的。这是周人根据服色对某一民族的称呼。

喝醉了酒,穿红色服装的敌人正好来了。有忧患,于是祭祀求神。贞问出征则凶。“无咎”,是另一次兆辞。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石:嘉石。《周礼》大司寇之职,“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嘉石树立在朝门左边当众的地方。民之有罪过而又不是十分严重,但又为害于州里的,就叫他担枷坐在那里以耻辱之,然后叫他去劳动或关起来。

宫:家。

一个犯罪的人被绑在嘉石上,后来又被关在有蒺藜的监狱里。期满释放回家,妻子却不见了。真倒霉!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徐徐：慢行的样子。

金车：囚车。金，禁也。（《释名·释天》）

被关在囚车里，慢慢地行来。这是不幸的，但终于还是被释放了。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劓(yì 艺)：割鼻。

刖(yuè 月)：割腿。

徐：渐渐。

说：通脱。

这爻应与九二爻合看。被朱紱人俘虏之后，割鼻、刖足，成了奴隶，才渐渐有了脱身的机会，跑了回来。“利用祭祀”，指脱险回来，应该感谢神灵保佑而祭祀。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lěi 垒)：蔓生植物，有刺，叫葛针。《墨子·节葬下》：“葛以絺之。”《汉书·杨王孙传》：“葛藟为絺。”这是以有刺的葛藟围于狱外。

臲臲(niè wù 臬误)：木桩，围在狱外，以防犯人越狱。

有：又。

被关在有葛藟、木桩围住的监狱里，这是防范很严的。想越狱的话，一动就悔上加悔，倒霉极了。“征，吉”，属附载。

刑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强制机关。《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相传尧舜时已制定五刑。五刑是墨（黥额）、劓、刖（刖）、宫、大辟。《尧典》说“流宥（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刀锯）作赎（乱）刑”。本卦爻辞中的“株木”即鞭扑之类，“困于石”是担枷示众，“劓刖”即劓刖。监狱称“幽谷”，形容黑暗；称

“蒺藜”、“葛藟”、“臲卼”可见森严；还有囚车。这些对于了解当时的暴力统治，是很重要的。

井(卦四十八)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井田，水井，又借为阱。卦爻辞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斗争。以多见词标题。

改邑：改换封邑。

井：井田。古代的田划分为很整齐的方块，甲骨文的田、井、畴、疆、囿等字，都是整齐的方块形。井字即田的整齐划分。封邑大小以井为计算单位。

汔(qì 迄)：《说文》：“水涸也。”

至：借为窒，淤塞也。

繙(jú 橘)：从畚，用畚原义。《广雅·释詁》：“畚，穿也。”繙井即挖井、淘井。

羸(léi 雷)：闻一多、高亨说当读为儡，《说文》：“儡，相败也。”羸其瓶，指打水的瓶打破了。

这是说一个邑主，大概由于搞得不好，不得人心，被调走了，调到另一个邑去。两个邑的井田数目没有变。对这个邑主来说，无失也无得。在调换中还是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什么混乱的现象。可是他原来统治的那个旧邑，水井已经干涸淤塞而又不挖不淘，甚至连吊水瓶也打破了，糟得很！无怪乎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

马克思说：“正确地认定东方一切现象底基本形式是在于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这一点甚至可以作为了解东方世界的真

正的关键。”^①土地所有权归国王所有，国王有封邑权，也就有改邑权。“改邑不改井”，表明统治者总还是维护着他们本阶级成员的利益的。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水井是供饮用的，但污浊得象泥浆一样没法喝。陷阱是用来捕兽的，但已经崩坏得装不住野兽。

九二 井谷射鲋。瓮敝漏。

井谷：水井或陷阱崩塌，积水成谷。

射鲋：射小鱼。古人打鱼用箭，如《春秋经》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吕览·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人若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鲋，《集解》引虞翻注：“小鲜也。”即小鱼。

陷阱塌了装不了兽，长了鱼，但只是小鱼，是很难射的，足见食的困难。水井淤塞混浊，还有水瓮储水，但现在水瓮也破漏了，连喝水也大成问题。极言邑人生活的困苦。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xiè 屑)：闻一多据《汉书·王褒传》张晏注：“污也。”

心恻：闻一多说：“心读为沁。《韩昌黎集》八《同宿联句》：‘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旧注曰：‘北人以物探水曰沁。’……恻读为测。此言井水污渫，为我沁测之，尚可汲。”

王明：君王英明。

这是写新的邑主来了，看见邑中的情景，就说：“井水太污浊了，喝不得。给我淘净，就可以汲饮。”接着是赞颂语，说君王真英明，使新邑主和邑人都得到好处。

六四 井甃。无咎。

井甃(zhòu 绌)：用砖石垒井壁。

垒井壁的工程在古代是不容易的。“无咎”，表明还进行得顺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20页。

九五 井冽寒泉食。

冽：《说文》：“水清也。”

井壁垒好之后，井水大大地得到改善，变得水洁泉寒，清凉可口。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收小。

幕：盖。

坏了的井，井口摊开了。现在把它砌好，井口收小，不象平时那样盖起来。果然捕获了野兽。大吉大利。这样不但喝的得到解决，食的也得到了改善。

卦爻辞从旧邑主被迫调走叙起；又追写这个邑主统治下邑中遭到的破坏，邑人生活的困苦；三爻起写新邑主来了之后，着手改善生活条件，直到最后使邑中饮食完全改观，与前期成鲜明对照。这反映了西周末年的阶级矛盾，表明作者的一些改良主张。

革(卦四十九)

䷰(离下兑上)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皮革，变革。《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革解为变、改，都是从革更义说的。从变之义及多见词标题。

巳：借为祀。

到了祭祀那天才去捉俘虏来作人牲。“元亨，利贞”与“悔亡”吉凶相反，为不同时之占。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巩：巩固，束紧。

古代车战，战马的胸带要束得牢固必须用黄牛的皮革做。本

爻可与九三爻联看。

六二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古人战争要祭祀，祭祀又要择日。《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筮旬有(又)一日，筮于庙门之外，吉则史鞅筮，若不吉则及远日，又筮日如初。”筮日不吉又要再筮。所以祭祀的日期得改变。祭祀日期改变亦即意味着出征的日期改变。“征，吉。”表明战期改变了，于是征战吉利。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言：借为靳。闻一多谓“言读为靳。古音言与斤近，故言声与斤声字每通用。”《说文》：“靳，当膺也。”指马胸带。

三就：三重。《士丧礼》：“马纓三就。”礼家说曰：“纓，当胸，以削革为之。三就，三匝三重也。”

爻辞当谓原先马胸带未束紧，马跑不快，因而战败。后来找到原因，把马胸带绑了三匝，马车飞驰，打了胜仗，捉到俘虏。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亡，指筮日不吉而不战。后来捉到俘虏，有了舌头，了解敌情，改变命令，还是战，结果胜利了。

六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指挥官。

虎变：变脸如虎，发威发怒的样子。

未占有孚：未必有得。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怒而挠之。”(《计篇》)杜牧注：“大将刚戾者，可激之令怒，则逞志快意，志气挠乱，不顾本谋也。”可见指挥官易怒，正好为敌方所利用；如果是对自己的士兵作威作福，就更会使士兵离心，很难取得什么战果。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豹变：与虎变意同。

革面：变脸，指对长官不服甚至反抗的神色。

征凶：战争失败。

这是说长官发火，引起士兵的不满，甚至倒戈，结果导致战争的失败。“居贞吉”，另占附载。

本卦内容主要讲战争，涉及战俘，因用俘虏作人牲，又联系祭祀。以战争为例，贯串变的思想主线。

鼎(卦五十)

䷱(巽下离上)鼎。元吉。亨。

鼎：饮食器。卦中因饮食器而涉及饮食和与饮食有关的事。以多见词标题。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趾：因为鼎足坏了而倒翻。

以：与。

鼎折足倒翻，这是象占。脚是走路的，现在有折足之象，故占出门是否有利。事实上他后来得到了别人的妻和子作家庭奴隶。这很可能是个贵族商人，通过货币债务剥削来的。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实：内容，指鼎里装的食物。

仇：妻。《尔雅·释诂》：“仇，匹也。”

即：《说文》：“就食也。”字形象两人对食。

贵族说：“鼎里有食物，我妻有病，不能和我一起吃。”这种现象是颇令人忧患的。于是筮占，得吉兆，表明病可望痊愈。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其：将。

行：指出外打猎。

塞：阻碍。

雉膏：肥野鸡肉。

鼎耳坏了。这是象占。是否意味着出门打猎将有阻碍？天正要下雨，倒霉，不能出门打猎，家里的野味不要吃光，得留着。“终吉”，终于度过了雨天。吃完，天就晴了。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sù 速)：即粥。《说文》：鬻的重文作餗。

形渥(wò 握)：虞翻作形剭，大刑也。

鬻字从鬲，鬲为鼎属。鬲身连足；鼎先制身，后安足。足高，便于烹饪，但易怀。奴隶偶不小心，把贵族的鼎足弄折了，倒泻了鼎里的粥。结果受了大刑，死去活来。反映了贵族对奴隶压迫的残暴。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黄耳：铜耳。

金铉(xuàn 宣去声)：铜铉。铉，关鼎盖的横杠。

鼎的耳用陶做的易坏，改用铜制，可坚固些。鼎上关盖的横杠也是铜的，就好多了。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鼎铉还有玉制的，和铜制的都属贵重，表示富裕。所占的都是吉兆。

在本卦中谈到奴隶的一个来源，为别卦所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还不起债的，把妻与子顶债，成了贵族的家庭奴隶。

震(卦五十一)

䷲(震下震上)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指雷。卦的内容谈雷电和人们对它的认识。从内容及多
见词标题。

虩虩(xì 隙)：通慄慄，声通。也作慄慄。恐惧貌。

哑哑：笑声。

匕(bǐ 比)：勺子。

鬯(chàng 唱)：酒。

卦辞概括地描写了人们对打雷的三种反应：一种是听到雷声就害怕得在哆嗦；一种是言笑自若，满不在乎；还有一种是听到震惊百里的大响雷，还很镇静，手里拿着酒勺子，却没有洒出一点酒来。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这是第四种反应：开头听到雷声很害怕，后来提高认识，懂得了雷声是一种自然现象，就不怕了，能谈笑自若。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厉：危险。

亿：测度。

贝：货币。

跻：登。

九陵：山名，也是市场所在地。陕西一带以陵为地名的不少。古代市场设在地山城里。

这是写一个商人在路上，遇到雷电交作，非常骇人，甚至有危险。但他并不害怕，只考虑会不会亏本的问题。于是爬山越岭，赶快往市场里跑去。但雷厉雨暴，山高路滑，跑的很辛苦，心里就想：算了，别赶了，七八天内，总会把钱赚到手的。表现了商人为了赚钱，不顾雷电危险的情景。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疑惧不安。

眚:灾祸。

出门见行雷闪电,是令人心里十分不安的,总考虑会不会出事呢?但一边打雷一边走,也没有见有雷公劈下来。这表明从实践中提高了对雷电的认识。

九四 震遂泥。

遂:通坠。

这是描写打雷闪电时电光好象从天上坠落到泥里一样。这是空中的雷与地面接触的缘故,比较危险,往往击伤击死人畜,烧毁树木房舍等。

六五 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雷电横来闪去,十分危险,令人产生许多忧虑:东西大概不会损失;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故。这写的似乎也是商人,可与六二爻参看。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郑玄注:“犹缩缩,足不正也。”即《论语·乡党》“足缩缩如有循”之“缩缩”,端庄谨慎的神态,脚步很小,象有所遵循的样子。

矍矍(jué 决):字从矍,《说文》:“矍,鹰隼之视也。”鹰隼看得远而准,比喻有眼光。

征凶:走路有危险。

躬:自身。

婚媾:闻一多认为犹今言亲戚。

言:愆,罪。

这是说在打雷时,有些人行为很小心谨慎,但又很有眼光,看得远,看得准。他想到行雷闪电时出外是十分危险的,但雷电没有劈在他身上,而劈着他的近邻。大概他本人没有什么问题,而那个

邻近的亲戚却做了坏事吧！这是一种天能降祸福于人的迷信思想。

本卦描写了人们对雷电的各种态度，表现了古人对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的探索、认识过程。

艮(卦五十二)

䷳(艮下艮上)〔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gèn 根去声)：从匕目，集中视力，有所注意的意思。内容讲注意保护身体。没有标题，因避免重复而省。

获：护之讹。《仪礼·大射》：“获者兴。”郑注：“古文获(繁体作獲)皆作护(繁体作護)。”是其证。

庭：园宅。

这是说注意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是没有用的。“行其庭不见其人”，这是譬喻语，说好比一座大园宅没有人居住一样，等于废物。反映了医学上的整体观念。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腿趾是最易踢伤的。人们往往认为伤了脚趾是小毛病，不大管它。但作者却认为就是脚趾也要注意保护，身体才不会出问题，健康才能长期得到保证。这是医学上的防微杜渐的观点。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腿肚。

拯：《释文》作承，增也。这里解增长。

随：同隋，肉也。

腿肚子的肉是比较肥满的，故腓亦通肥。现在却不长肉，消瘦，可见是病态。因此心里不舒服。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腰部。（见《释文》引马融、郑玄等注。）

列：裂本字。《说文》：“列，分解也。”

夤(yín 寅)：即腩，从肉。马融解为夹脊肉，即胁部肌肉。

厉：指病。

薰：同熏。薰心：心象火烧一样痛苦。

健康的人背厚腰圆，现在说的却是腰胁消瘦，这也是一种病态，使人心焦。所以要保护腰部。

六四 艮其身。无咎。

身：胸腹部。古文身字象胸腹突出形，妊娠叫有身，指腹鼓起来。

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腑脏所在，保护得好，健康就不会有大问题。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借为顴，脸部。

序：条理，分寸。

注意保护脸部。脸部还有一张嘴，更要注意，说话要有分寸，有条理。否则就会倒霉。

上九 敦艮。吉。

敦：借为崙，声通。《说文》：“崙，物初生之题也。”徐灏《说文注笺》：“崙之言，顛也。页部：题，额也。额亦顛也。”段注：“崙犹头也。”统言之，崙指头；分言之，崙指额。

以上两爻说的都是要注意保护头部。

本卦表现出作者深得我国医学传统，也反映出西周末年医学已相当发达。全卦讲注意保护身体，卦辞说全身；爻辞分部说，由下而上，从脚趾说到额头。每部分谈生理，也谈心理或思想，并且

提出整体护理、防微杜渐等观点。这些都是祖国医学的优良传统。

渐(卦五十三)

䷴(艮下巽上)渐。女归吉。利贞。

渐：借为赳，进也。属写家庭生活之卦。六爻首句都以“鸿渐于△”起兴，因而取“渐”字标题。

女归：嫁女。

说家庭先说嫁女。这是旧筮辞。“利贞”是附载，不必连读。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水鸟。

干：山涧。

小子：小孩。

厉：危险。

言：借为吝，篆文言与吝形近而混。《说文》：“吝，语相诃拒也。”

水鸟走进了山涧。小孩也到山涧去玩，很危险，家长诃责制止他，才没有出事。

六二 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

磐：本作般，涯岸。王引之说：“《史记·孝武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并载武帝诏曰：‘鸿渐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汉诏作般，殆本古文经。般之言，泮也，陂也，其状陂陀然高出涯上，因谓之般焉。‘鸿渐于般’，犹曰‘鳬鹭在濫’，濫，水外之高者也。”（《经义述闻》一）

衎(kàn 看)：《说文》训喜，《尔雅·释詁》训乐。《礼记·檀弓上》：“饮食衎尔。”郑玄注：“衎尔，自得貌。”衎衎同于衎尔。

意谓水鸟走上了涯岸。家庭丰衣足食，快乐幸福。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高平之地。

水鸟到了高平地。丈夫出征没有回来，妇人怀孕而流产。凶险。这都是由于有敌人侵略破坏了家庭的和平生活。所以随之提出“利御寇”，主张保家卫国，保卫和平。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木：树木。

或：有人，这里指贵族。

桷(jué 觉)：《说文》：“榱也。桷方曰桷。”圆的叫椽，方的叫桷，都是房屋顶上承瓦的木条。

因说建房子用的木料，故起兴句用“木”协韵，并与“桷”连说：水鸟飞上树木，贵族已准备好盖房子的桷条。要盖起新房是没有问题的。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山岭。

胜：虞翻注：“陵也。”陵，欺陵。

水鸟飞上了山。妇人多年没有怀孕，但始终没有被欺陵，家庭生活很幸福。

古代社会妇女不孕是会被休弃的。据恩格斯说，就是在斯巴达，无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王后也不例外。^①可见中外一样。但爻辞说的这个妇人却没有被遗弃，是很难得的。作者说“吉”，有赞扬意味，表现了对妇女的关怀，不满于陋俗。

上九 鸿渐于阿。其羽可用为仪。吉。

阿：原讹为“陆”。因“陆”不但与九三爻犯复，且不协韵。故江永、王引之、俞樾均说是阿之讹。阿、仪，古为韵。《诗·皇矣》：“我陵我阿。”陵阿相次，可作旁证。据改。《说文》：“阿，大陵也。”

仪：文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9页。

水鸟飞上大山，它的羽毛可作文舞的道具。这是用舞蹈代指家庭的欢乐、幸福。

这是写幸福家庭之卦，内容从教育子女、丰衣足食说到文娱，尤以尊重妇女，突破陋俗的思想为最可贵。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和平有关，因而又主张“利御寇”。

卦中爻辞仿效民歌，采用起兴手法，除“利御寇”外，每爻都协韵。起兴句写鸿的飞进从低到高、从下而上依次排列。艺术形式是颇为讲究的。

归妹(卦五十四)

䷵(兑下震上)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嫁女。这是婚姻专卦之一。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征，凶。无攸利。”属另占附载。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以：与。

娣：女弟，妹妹。

跛能履：与下爻“眇能视”均见于《履》卦。

姊妹一同嫁给一个丈夫，是群婚制的遗俗。跛而能履，是梦占，当是出嫁时作的梦。“征，吉。”是筮占，说明出门吉利，即指出嫁而言。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幽人：这指家庭妇女。因为古代妇女被幽禁在家里，跟囚犯一样。

“眇能视”也是梦占。“利幽人之贞”，是筮占，说明利于女子的婚嫁。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借为嫔，亦即女弟。须与娣对文，用换辞法避免重复。《史记·高后纪》：“太后女弟吕嫔。”以嫔为名，意谓吕妹妹。

反归：被休弃回娘家。

姊妹同嫁，后来又一同被休弃返回娘家。如《左传》文公十二年：“杞桓公来朝，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杜注：“不绝昏，立其娣，以为夫人。”照例是同时被休的，故必须另作请求，其娣才能留下。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期：过期，指过了结婚年龄。

时：待也。

出嫁时超过了婚龄。她迟迟不嫁的原因是因为有所等待。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见《泰·六五》注。

其君：指君夫人。《论语·季氏篇》：“邦君之妻，邦人称之为君夫人。”

袂(mèi 妹)：衣袖，代指嫁妆。

帝乙归妹是指殷帝乙把女嫁给周文王。这是殷周联婚，为周人历史上一件大事。《诗·大明》亦有所反映。当时也是姊妹同嫁，而且妹妹的嫁妆比姊姊(君夫人)的还要漂亮。疑这是古代婚俗，如《韩奕》说：“韩侯娶妻，……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祁祁如云，形容嫁妆的美盛。也是说姊姊的嫁妆不如妹妹的好。“月几望”，说明婚期近于月中，这是个吉日。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承筐：捧着盛祭品的器具，如后代之托盘。

刲(kuī 亏)：割杀。

《仪礼》：“妇入三月，然后祭行。”“妇入三月，乃奠菜。”《少年馈

食礼》：“主妇设黍稷，祭则司马刳羊，司士击豕。”说明婚后三个月，祭祀时主妇参加助祭，奉筐装着祭品如粢米等进行祭奠；士宰羊献牲。但现在说女所奉的筐里没有东西，士宰羊而没有血，表明不是真的，是梦境。这是梦占辞。“无攸利”，筮占兆辞，与恶梦相应。

这个婚姻专卦说的是姊妹共夫婚俗，这是群婚的遗迹。恩格斯说：“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姊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①《书·尧典》：“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尧的二女娥皇、女英共嫁于舜的故事，自是姊妹共夫。到了春秋时代，仍盛行这种婚俗，史家叫“媵”制，但与古代略有不同。《周易》有关的专卦对研究古代的婚俗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丰(卦五十五)

䷶(离下震上)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说文》引《易》作𡩇，“大屋也”。这是讲行旅、商旅的专卦，以多见词标题。

亨：享祀。

之：代词，指大屋。“亨，王假之”，犹《萃》、《涣》中的“亨，王假有庙”。大屋即庙。

王到庙中祭祀，时间宜在中午。“勿忧”即勿恤。一切都好，无须担心。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女主人。配，郑玄作妃。古书配、妃往往相通。如《诗·皇矣》：“天立厥配。”《释文》：“配，本作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页。

虽：同唯，句首助词。

甸：借为媼，《说文》：“媼，男女併也。”指男女併居结合。

尚：助。

这是说旅人到一地借住，招待他的是女主人，跟她同居成夫妇。这个女主人当是个寡妇。上古社会寡妇再婚是常事，没有封建社会那样的伦理礼教的束缚，而且是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与同情的。所以爻辞说“无咎”。“往有尚”，言行旅得到内助。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其：而。

蔀(bù部)：郑玄本作菩，训小席。《说文》有菩无蔀，“菩，草也”。蔀同于菩，用草或草织小席盖的房顶。

斗：北斗星。

疑疾：怪病。疑，或借为痴，疯痴。可能商人想发财想疯了。或训惑，可能是蛊疾。《左传》昭元年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去诊治。医和看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

孚：奴隶。

发：借为废。《说文》：“废，固病也。”段注：“废犹废，固犹锢，如瘖、聋、跛躄、断者、侏儒皆是。”

大房子用草或草织小席盖房顶，白天能见到北斗星；行旅中得了怪病；买到了奴隶，但却是残废的。一次星占，两次事占。再筮占，得吉兆。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子夏易传》作芾，郑玄作市。芾是正字，市、沛是借字。芾也作芾，声通。《说文》：“芾，草根也。”《诗·甘棠》：“召伯所芾。”传：“芾，草舍也。”故沛即蔀。指草盖房顶。

沫：《子夏易传》作昧，“昧，星之小者”。

肱(gōng 工)：臂。

大房子用草盖的顶，白天可以望到小星星；折断了右臂。一是怪景象，一是倒霉事。但筮占的结果却是“无咎”。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常。

大房子顶上盖的是草，白天看见亮北斗；旅客遇见经常接待的房东。星占、事占，结果都吉利。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来章：犹得璋。璋，美玉。可作珪、铉等。

庆：庆贺。

誉：称赞。

陕西东南蓝田产美玉，商人买到美玉，大家庆贺他，称赞“好玉”；玉在古代被认为是祥瑞的东西，人死了也含珪。商人得璋，是可以赚大钱的瑞兆。筮占得吉，正好相应。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阒其户，阒其无人，三年不覿。凶。

屋：与家对言，屋指整座房子，家指屋内。

阒：探视。

阒(qù去)：从犬张目门内，静也。

覿：见。

一座大屋子，用草泥盖房顶。从门缝向里看，静寂无人，甚至多年也不见人影。很可能商人久客不归，妻子也跑了。

这是反映商人长期生活在外的，他或贪恋新欢，或得了怪病，一直不见回家。

旅(卦五十六)

䷷(艮下离上)旅。小亨。旅贞吉。

这是一个商旅、行旅专卦，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前一“旅”字是标题，后一“旅”字泛指行旅。小亨、贞吉，都是贞兆辞。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是𡙇𡙇的假借，三心两意，疑虑不一。《说文》：“𡙇，心疑也，从三心。……读若《易》‘旅琐琐’。”

斯：毛奇龄《仲氏易》说：“斯本作分析解，故《说文》以斯为分，《尔雅》以斯为离。”俞樾《群经平议》也认为斯应解为析离。

取灾：得祸。

这是说商人多疑，离开寓所，反而闯祸。与九四爻“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联系看，可知商人琐琐，是因为钱多怕出事故。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次：借为肆，市场。《大戴记·曾子疾病篇》：“如入鲍鱼之次。”《文选》、《辨命论》注引次作肆。

即：就，走到。

商人到市场去，带着一笔钱，买了一批奴隶。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商人所到的市场失火，奴隶们乘机跑掉，商人倒霉。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止。指商人住宿的旅馆或市场所在地。

资斧：钱财。斧，仿农具铸的铜币。因形似斧，故名。货币起先用贝，后改用铜币。

商人在市场做买卖，赚了钱，心里不安，怕发生事故。

商人有旅馆住而不用住宿人家，用铜币而不用朋贝，说明这时是商业比较发达的时期。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雉：野鸡。

命：名。

一位旅客在旅途中射野鸡，一箭射中了，野鸡却带箭飞走。虽然没有得到野鸡，但毕竟得到善射之美名。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号咷：呼号哭泣。

易：通狄。

这是写周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说大王被狄人侵迫，从邠迁于岐山周原。狄人侵犯时，烧杀抢掠，周人象鸟被烧了巢一样，无家可归，全族迁徙，成了旅人。他们原先生活过得很快乐，后来就够悲惨了，呼号哭泣，不但家园被毁坏，连牛羊等牲畜也给狄人抢了去。这真是一次大灾难。

卦辞泛说行旅；爻辞中前四爻说商旅；六五说射猎，是旅人在途中的插曲；上九爻记周人被迫全族迁徙，犹如群旅。这是连类插叙法。可见作者的编排是很有条理的。

巽(卦五十七)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xùn逊)：篆文象二人跪在几(几)上，顺伏之意。《说文》另有𠂔字，作𠂔，“巽从此，阙”。许慎知巽的字源而不知其义。实则𠂔即巽本字。甲骨文有𠂔字，象二人同跪，《殷虚文字类编》认为即《说文》之𠂔，疑即古文巽字也。人跪即顺服。巽训伏、服。卦的内容散杂，事类不一。以多见词巽义作联系标题。

占往与见大人多为附载。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武人是统治者，军队的指挥者，进退都要人服从他。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史巫：都是从事迷信活动的一类人。祝史司祭，巫以降神，拔除不祥。《周礼·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等，巫属下有史。

纷若：乱纷纷的样子。

商人伏在床下，因为怕鬼，用史巫禳灾赶鬼，闹得乱纷纷。与上九合看，则可知是商人在旅途中发生的事。

九三 频巽。吝。

频：借为噤。

噤眉蹙额，顺伏于人。这是很不愿意的，只是不得已。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三品：三种。

贞兆辞“悔亡”，没有贞事辞，不连下读。田猎获得了三种野兽。这放在巽卦中说，或意味着要把野兽驯服，豢养起来。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先庚三日：庚前的第三日，即丁日。

后庚三日：庚后的第三日，即癸日。

共记六次占筮，无事类联系，不知所指。“无初有终”，有头无尾，当是指某事说，“先庚”二句占从丁日至癸日，共七日，周人多占七日。可与《复》卦“七日来复”参看。其余只记贞兆辞而无贞事。当是不同时占筮的汇编。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商人在旅馆遇到抢劫，伏在床下，幸免于难。但钱还是被抢了，倒霉。

卦爻辞内容散杂，有些不明所指，而其中说商人的两爻，可与《旅》、《丰》卦参看。《旅·九四》说“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而本卦则记载了商人在旅馆遇到抢劫，伏在床下，幸免于难，但

还是“丧其资斧”了。

兑(卦五十八)

䷹(兑下兑上)兑。亨。利贞。

兑(yuè月):悦本字。徐锴、段玉裁、朱骏声均训悦。这是谈邦交之卦。以多见词标题。

卦辞只有贞兆而无贞事。

初九 和兑。吉。

以和为悦,国与国之间不要发生战争,和平共悦才吉利。这是邦交的宗旨。

九二 孚兑。吉，悔亡。

以俘虏对方为悦,这是侵略者。战争胜利,抓到俘虏,一时得逞,“吉”;但侵略别人,终归倒霉,因此“悔亡”。

六三 来兑。凶。

来:归。

以使人归服为悦,这是一种威慑主义。虽然不一定武装侵略,但总不是平等待人,必然会引起四周受威胁邦国的不满。甚至导致自身的灭亡。故凶。

以上二爻,作者的主张是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的。例如夏桀为仍之会,有缙国反对他,桀攻克之;桀曾怒起九夷之师讨汤,汤谢罪,复入贡职;殷纣侵陵诸侯,周昌、九侯等只能貌与之亲附。结果桀、纣都终于灭亡。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商谈。

宁:定。

介:小。

商谈相互和悦的问题，但并未能作出协定。邦交问题象人治病一样，小病可以治好，但如果是大病就没得救了。“介疾有喜”是比喻语，比喻邦国之间小磨擦容易谅解，关系恶化就难以作出协定了。

九五 孚于剥。有厉。

剥：国名。

“孚于剥”，句式同《随·九五》“孚于嘉”，意即被剥国所俘虏。“有厉”，情况危急。联系上爻，大概是商谈没有结果，终于转化为战争。

上六 引兑。

引：引导。

犹言引导大家和悦。

《周易》作者对邦交问题，主张和平相处，反对侵略。《比》卦、《观》卦都谈到这个问题。而本卦谈得更全面。首先提出和平共悦的宗旨；中间指出侵略者、威慑者、和谈的破坏者总是没有好下场的；最后说明要用引导方法实现和平共悦。

西周时期，周为宗主国，大封宗室和功臣以屏藩周室。但一直与周围各族还是有不少纠纷和战争。到了幽王时内忧外患更加严重，王室贵族腐化倾轧，诸侯离心离德，有互相蚕食之势。对王室不但不拥护，而且成了威胁。作者当是有感而发的。

涣(卦五十九)

䷺(坎下巽上)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huàn换)：《说文》：“水流散也。”即指江河横溢，水流盛大，到处泛滥。从奂，奂有众多盛大之义。《诗·溱洧》：“方涣涣兮”，

传：“涣涣，盛也。”水盛就是洪水。卦的内容谈水灾，从内容及多见词标题。

亨：享祭。

假：至。

有：于。

有洪水为患，王到庙里去祭祀求神。“利涉大川”属另占。

初六 用拯马壮。吉。

用：因。

拯：通乘。

壮：通戕，伤也。

当因洪水突然来到，乘马逃避，匆促跌伤。幸而逃脱，免于被淹之难，故“吉”。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奔：通贲。俞樾《群经平议》谓当作贲。《射义》：“贲军之将。”郑注：“贲读为僨，僨犹覆败也。”

机：惠士奇《易说》谓当作厓，厓犹居也。《说文》：“厓，下基也。”因此，机即房基。

洪水来得猛，冲塌了房基，倒霉极了。

六三 涣其躬，无悔。

躬：身。

洪水冲到身上来了，但终于脱险，所以“无悔”。或因会游泳，或因有人抢救。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群：众。

有：于。

夷：常。

洪水冲到众人聚集的地方，幸好大家跑得快，到了山丘上，人

人平安无事。洪水如果还要涨到山丘那么高的话，那是平常所难以想象的。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涣汗：水流盛大。汗，浩汗。

其：而。

号：呼号。

王居：王者居所。古代建在高的地方。

洪水浩大而人们奔走呼号。洪水涨到王住的地方了，幸好没有损失。或因及时抢救，或因水退得快。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去逖出：同于《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血借为恤，逖通惕。狄、易声通。

这是说洪水的忧患过去了，但还要警惕这种灾难重演。做好防洪工作，当然就“无咎”了。

这是一个关于洪水的专卦。古代洪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夏禹治水所以为人们所广泛传颂。本卦记载了洪水的危害，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警惕，做好防避工作。

节(卦六十)

䷻(兑下坎上)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解节俭与礼节。属行为修养之卦，以多见词及其二义标题。

讲究礼节和节俭是很好的。如果把遵守礼节看成是苦事，那就是不利的。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家室之内。《一切经音义》：“在于堂室曰户。”堂出口的门与堂内通室的门都叫户，皆属家内范围。

这是承上爻“苦节”说的。苦于礼节，如果是在家庭内，随便一点，还不要紧。

九二 不出门庭。凶。

门庭：住宅区域内。《一切经音义》：“在于宅区域曰门。”门在住宅区出口处，门庭即在住宅区内。

这是承上二爻说的。苦于礼节，随随便便，在住宅区内也是很糟糕的，很容易违反礼法，故“凶”。至于出门交际，就更不用说了。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若：句末助词。

嗟：嗟叹。

不知节俭，日后就难过，会苦闷得长吁短叹。相反，知节俭，则“无咎”。“无咎”前省“节”字。

六四 安节，亨。

能安于俭朴的生活，很好。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甘：快乐。

能够做到以俭朴为乐，就更好。出门也会得到别人资助。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把节俭看成是苦事，贪图享乐，这是很坏的，肯定会倒霉。

礼节和节约，是生活作风问题，但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而且关系到社会生活。“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鄂温克人，长期以来根据社会生活客观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这种习惯是代表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所以大家都必须严格地遵守

它。”^① 奴隶社会的周人，由习惯传统形成的礼节，当然要求大家遵守。遵守礼节是道德行为。

中孚(卦六十一)

䷼(兑下巽上)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孚(fú扶)：心中诚信。中，心。孚，信。指行礼要诚信。这是讲礼仪的专卦。从内容标题。

豚(tún屯)鱼：这是行礼常用的东西。豚，小猪。王引之说：“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士昏礼》：‘特豚合升去蹄，鱼十有四。’《士丧礼》：‘豚合升，鱼鰾鲋九，朔月奠用特豚鱼腊。’《楚语》：‘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薄。’《王制》：‘庶人夏荐麦，秋荐黍。麦以(与)鱼，黍以豚。’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鱼吉’，言虽豚鱼之荐亦吉也。”(《经义述闻》一)

豚鱼是各礼通用的物品，不限于祭，也不限于士庶人，而且主要是士以上贵族所用。天子献祭，还要亲自射鱼。卦辞是说行礼时心中诚信，又有豚鱼则吉。“利涉大川。利贞。”属另占。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虞：丧礼。《公羊传》文公二年何休注：“虞犹安神也。”安葬为虞。虞后则祖先灵魂入于宗庙，就转为祭礼。

它：事故。

燕：饗饮之礼。《仪礼》有《燕礼》篇，朝廷燕礼，分群臣之燕和宾聘之燕，作用在于联欢、结盟、慰劳、庆功。

此爻简叙虞、燕二礼。虞属凶礼，祭属吉礼。虞礼安神于宗庙之后则转为祭礼。“吉”似有吉礼之意。燕礼属快乐事，如有事故

^① 《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第68页。

就不便举行。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阴：借为荫。树上荫蔽处。

子：这里指雌鹤。

爵：酒杯，代指酒。

靡：共。

鸣叫的鹤儿在树荫，牠的对偶应声和鸣。我有美酒，和你一起干杯。这是一首男唱的婚歌，表现了男女欢聚，与《诗·关雎》相似。开头也是用一对鸟起兴。在当时大概是十分流行的，所以作者用来代说婚礼。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得敌：克敌。《说文》：“得，取也。”

鼓：击鼓进军追击。

罢：班师。《礼记·少仪》：“朝廷曰退，燕游曰归，师役曰罢。”

泣：指喜极流泪。

这是说打败了敌人，有的乘胜追击，有的凯旋班师；捷报传来，有的高兴得流泪，有的放声歌唱。这是以记述打胜仗来说军礼，前说前线，后说后方，一片胜利的情景。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几望：月中。

亡：奔跑。

这是写田猎：在月中晚上月正亮的时候，马匹在奔驰。进行得挺顺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师指军队，大田指打猎，同属军礼。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挛(luán)如：细紧的样子。

把俘虏细紧，用作人牲。有如《萃·六二》、《升·九二》“孚乃

利用禴”。这是说祭礼。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音：即鸡。《礼记·曲礼》：“鸡曰翰音。”《尔雅·释鸟》：“翰，天鸡。”

这是说用鸡祭天。《说文》：“翰，雉（应作鸡）肥，翰音者也。鲁郊以丹鸡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鲁侯之咎。’”翰即翰。周人祭祀用人牲多，用鸡的只此一见。

卦辞用“豚鱼”泛指礼仪，爻辞分说五礼：丧礼（虞礼）、宾礼（燕礼）、嘉礼（婚礼）、军礼、吉礼（祭礼）。先是简提燕、虞二礼，然后用一首民歌代表婚礼，重点讲军、祭二礼。用四爻分叙。因军、祭在古代是国家大事，故着重写，军礼写克敌与狩猎，祭礼写两种祭品——人性和鸡。事分轻重，写法别致。

小过(卦六十二)

䷛(艮下震上)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过，有经过、责备二义。已有“大过”，故用“小过”相区别。以多见词“过”之二义为联系标题。

可：利。

小事、大事：军事与祭祀为大事，其余为小事。

遗：留。

音：叫声。

宜：利。

上、下：上级、下级。

批评对小事是有好处的，但对于军事和祭祀来说，就不宜随便

批评。飞鸟经过，叫声特别，尚留耳际。这是鸟占。兆示对上级的不利，对下级的人才利。有如《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

初六 飞鸟以凶。

以：与，带来。

飞鸟经过，带来了凶兆。这也是鸟占。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过：责，批评。

祖：祖父。

遇：礼遇。与“过”相对，引伸为赞扬。

妣(bǐ比)：祖母。

不及：不够，有缺点。这里作动词，与过同。

在家里，祖父也可以批评，祖母也应表扬；在国里，君王也可以指出他的不够，臣子也可以赞扬。这样才是正常的。在当时，父权制家庭，祖父是最权威的；而妇女，即使是祖母，也形同奴隶。在国家，更是君尊臣卑了。作者当时在批评表扬问题上的这种见解，是十分可贵的。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从：通纵。

或：犹则。

戕(qiāng枪)：伤害。

暂时不批评的，也要防止他错误的发展，如果放纵不理，反而害了他。这样是很坏的。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无咎：没错。不是贞兆辞。

往：以后。

厉：危险。

勿用：不利。

没有错误的，不要责备，而要表扬鼓励。当然日后有犯错误的危险，一定要警惕。不是永远都好的。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弋(yì亦)：射鸟。

在我西郊地区的上空，乌云密布，但没有下雨。某贵族本想射鸟，路过一个地方，从洞穴里捉到了野兽。前者是旱占，后者是田猎之占。占旱还是无雨，田猎则有收获。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离：通罗，网也。

或承九四“无咎”说，说没有错的人，不表扬他，反而批评他，象用罗网来网飞鸟一样，这是坑害人，很坏，一定会造成恶果。

本卦说的主要是关于批评的见解。古有司直之官（约同后来的谏官），《诗·羔裘》谓“邦之司直”，正人之过失者。《吕氏春秋·自知篇》：“汤有司直之士。”这里说的可能是司直者的经验。

在《比》卦中说“比之匪人”，批判了结党营私；《益》卦中说“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揭露居心叵测、攻击别人的人。这些都说明本卦关于批评问题是针对着当时现实的。

既济(卦六十三)

䷾(离下坎上)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既，已。济，从水，本义为渡水。《尔雅·释言》：“济，渡也。”又引申为成就，成功。《释言》：“济，成也。”既济与未济相对，因此与《未济》成对立的组卦。内容散杂，有相互转变的思想。以济之二义为联系标题。

“初吉，终乱。”说明既济变未济。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拉。

濡：湿。

这是渡水事。拉车过渡，上岸时湿了车尾。问题不大。

初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fú弗)：朱骏声谓即《尔雅》之“祎”(见《说文通训定声·履部》)。《尔雅·释器》：“妇人之祎谓之縗。縗，綌也。”《诗·东山》：“亲结其縗。”传：“縗，妇人之祎。母戒女，施衿结帨。”帨，大巾。头巾谓之祎。

说妇人不小心丢失了头巾。不用找，七日内可以回来。说明不济中有济。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诗·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成汤时国力强盛。到了高宗武丁(盘庚后第三代)时，北方一个强族鬼方威胁了殷商，也威胁了周人。故殷周联军攻打鬼方。《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即此所谓“三年克之”。《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指的是同一件事。长期的战争，一定损失了很多人力物力。“小人勿用”，即不利于小人，指士卒伤亡不少。这里说明济中有不济。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rú如)：王引之《经义述闻》谓当作襦，温暖的衣服，即寒衣。

袽(rú如)：《说文》作絮，败坏之襦。

戒：借为骇。《周礼·大仆》：“始崩戒鼓。”郑玄注：“故书戒作骇。”骇，惊惧。

这是说穷人生活不济，在冬天要穿寒衣的时候，穿的只是破烂的寒衣，因此整天惊惧不安。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禴(yuè跃): 古代祭名。

殷在东,周在西。东邻指殷人,西邻指周人。杀牛也是为了祭祀。东邻祭祀不如西邻祭祀得福,是指殷由强变弱,周由弱变强,殷终于被周所灭。说明济与不济的相互转化。

上六 濡其首,厉。

与初九“濡其尾”参看。或指车过河时车头跌进水里,很危险。

初、上爻说行旅,有既济,有未济,用济渡义;二、四爻从服饰说,有未济变济,有终日不济;三、五爻说邦国大事,明济中有不济,济与不济相互转化。这就是用济之二义与一些事例说明对立与对立转化之理。

未济(卦六十四)

䷿(坎下离上)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 见上卦《既济》注。

汔(qì迄): 几。

小狐渡水,差一点就渡过的时候,却湿了尾巴,实在不妙。说明济中还有未济。

初六 濡其尾。吝。

湿了尾部,倒霉。说明不济。

九二 曳其轮。贞吉。

拉车过渡。“贞吉”说明既济。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渡不了河。出门不利,既不济;涉大川而利,即济。这是说不济与济对立。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动。

大国:指殷。

“贞吉。悔亡。”贞兆吉凶对立。表明事有济与不济的两个方面。爻辞所说的与《既济》“高宗伐鬼方”同一件事。《既济》从殷人说,此卦从周人说。周人这次出征动员了不少人,打了三年,胜利了,得到大国殷的赏赐。打胜仗是吉,从属于大国是悔。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光:光荣。

打胜仗,获俘虏,是君子的光荣,大好事。说明济。

承上爻,或指“震用伐鬼方”以后事。如《后汉书·西羌传》载王季伐西落鬼方,俘二十翟(狄)王。《小孟鼎》纪武王命孟伐戴方,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以及马、车、牛、羊等。都是对鬼方战争的胜利。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于:犹而。

是:借为题,从页是声,头。

捉到俘虏,饮酒庆祝,是没有问题的;但饮酒过度,醉得一塌糊涂,把头都浇湿了,虽然抓到了俘虏,但反而被俘虏乘机杀了头。说明济转不济。

卦爻辞主要说战争和行旅。说行旅,未济与既济相对;说战争,有既济亦有未济,还有由济转不济。都是说明对立与对立转化之理。

统一书号: 2018·181

定 价: 0.54 元